

易書閣

經典古籍新編

白話原文對照

閱微草堂筆記

第十卷如是我聞四

10

書名：白話閱微草堂筆記第十卷如是我聞四

原著者：清·紀昀

白話文作者：卜黃淑鈴

編審：卜歌

發行人：卜致忻

出版者：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 180 巷 52 弄 16 號 4 樓

網址：<http://tw-book.com>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mailto:twelivre@gmail.com)

出版日期：2014 年 9 月 30 日

電子書定價：49 元

ISBN: 9789869091183

電子書製作：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mailto:twelivre@gmail.com)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Mac OS , Windows

檔案格式：PDF

檔案內容：圖形, 文字

播放軟體：ez PDF Reader

使用載具：PC



# 如是我聞四

## 目次

序中元	7
聰明狐	10
董氏老尼	10
輕若鴻毛	12
躃子傳	14
百犬吠聲	14
獸面人心	16
烏鴉	16
太上忘情	18
富貴之罰	19
牛偷	20
浮字	20
懺悔須及未死時	21
百戰不死	22
不吃牛	23
曠達是牢騷	24

- 質美自然 24  
俠氣賊 25  
祖考哭官 26  
古墓 27  
法戒 28  
面壁老儒 34  
罵狐 34  
吝嗇 36  
人參殺人 38  
母魂 38  
善全骨肉 39  
理屈更要克己 40  
妾偽 41  
害善罰大 42  
辯難 43  
鬼知 45  
飛舞的繡鞋 46  
當然不爾 47  
老鼠吃媚藥 49



死同穴	73
魂善魄惡	71
曲理	70
取古謬今	69
大方廣鏡	68
唐人清鬼	67
獅子	66
真偽顛倒	65
施食	64
亢滿	63
死後也怨毒	63
結交賓客	62
鬼疾	61
童養媳	59
羅織罪重	58
判司注籍	57
造神	57
人誤	55
狐道	50

假仙假佛假聖賢	74
心腹倒戈	75
兄弟	77
速報	77
賜雨纓帽	78
觸倒父母	79
求福懺悔	81
第十卷 如是我聞四	
仿雕版新編	84



## 序中元

終於將「如是我聞」四卷順寫完畢，這四卷很難順寫，已經不是幽默詼諧了，而是真實的人生百態，字裡行間看見當時的民間景象，不得不讓人心驚膽戰，與現代的社會現象對照，讀來真會雞皮疙瘩掉滿地！

清代的傳播媒體不發達，許多的小故事就這樣湮滅在時間的洪流裡，然而人的心思這樣變化多端，直到現在，依舊似是而非的傳揚著，甚至更加嚴重，怎不叫人看了心酸呢！

這幾天正好是中元節前後，到處都有人家和社區搭棚子祭拜好兄弟，台灣的中元節文化，我看了四十年，四十年的演變巨大也是真的，佛家是「放焰口」，用鮮花素果，真實念經卷。而一般人家是拜祭品燒金紙，客家人賽豬公等等，一向只見滿街都是煙塵滾滾，可是供品和祭物，已經從「食物」換成「食品」，罐頭塔、塑膠罐和紙盒包裝……，假食品充斥，也不知那些孤魂野鬼吃了有無問題？還有，上桌的供品都還包裝完整，那些好兄弟們不知能否吃到？也是問題！

昨天我家樓下有一戶人家，做的是人力派遣，前年將房子拉皮大整修，從來不與鄰人打交道，養了三四隻大肥狗在巷子裡見人就吠叫，每年七月，也都不參與社區的集體祭拜，而是單獨設壇，還請來道士念經，麥克風和喇叭對著鄰居放送，拔鏡聲清脆穿透力十足，門口兩桌大圓桌排滿祭品水酒，但是都包得很完整，

生怕沾上灰塵都用塑膠膜打包，地上圈起鐵絲籠子燒化金紙，熱空氣攪動，旋風將火苗吹的到處都是，鄰居們都嚴陣以待，生怕這暑熱的天氣火苗飛騰要起火燃燒了！

我小時候在家，每年要幫著母親準備七月半拜拜的供品，每一碗菜都要燒煮一大鍋，三牲五禮，鮮花水果，臉盆裡還搭放一條新毛巾，我曾經問過母親：

「這樣拜拜有效嗎？」

母親說：「這是要拜人的五臟廟啊！」

大拜拜以後，將所有的供品重新烹煮一次，請來工人和他們的家眷一起吃喝，汽水已經沒了氣泡，小孩子滿院子跑，撿拾汽水鐵蓋橡皮筋玩耍。一些乾貨，例如米粉、香菇和金針就分送給他們帶回家去，吃剩的食物不多，第二天會變成大雜燴，繼續吃，那時，我才讀國中一年級。

稍長大了一些，我還見過山城建醮大法會，好像是地藏王廟發起的，母親專程騎機車載我去看各處的祭壇，現在想起來很不一樣，有一處祭壇用百千隻虱目魚搭起一條龍，七月天暑氣重，居然不腐不臭！還有一處叫「狀元寮」，四方八地的乞丐都來住在那裡，紮金描紅的牌樓寫著「狀元及第」，白天迎神有遊行，十家將掃街捉鬼、宋江陣的藤盾滾地刀法真的能斬馬腿，現在，這種習俗已經消失了！



在這第十卷裡面，還有不少關於刑事和民事的判例，自古以來，當官的真的只能用「自由心證」來判案了，其中我認為判的最好的是「童養媳」一篇，壞人婚姻和亂倫比起來，那一種罪最重？

還有關於古人事勝於今人這種事，寫在「取古謬今」一篇，這種人我也見過，只要是古物，不管好不好，都認定是好，我真的也見過一個有錢人愛蒐集古物，家裡冥器與銅佛並列，他尤其愛好刺繡織品，將古代女子用的生理布當成抹額綁在頭上！當時，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只好悄悄的對他妻子說了，還惹來不高興，此後也就不再是朋友了！

古代的刺繡品我見的雖不多，可是外婆一手好針黹，一隻荷包繡小人，有眉有目真可愛，我的高祖母更是真正的三寸金蓮，那小小一捻的繡花鞋，在我幼小的眼睛裡看來真是華美，還有她大殮時穿的佰子繡花裙襖，簡直叫我著迷，也許很多人不相信，當時我只有三歲，還不會說話，卻能看見一切，高祖母臨終前，一直躺在她的大紅眠床上，我和祖母去看她，她轉頭對我微笑，還拿了一串三枚的荔枝給我，我只是看著她，那麼美的一個老婆婆，睡在她少女時帶來的嫁妝上等待死亡，那房子卻是破敗又泥濘的土角厝，民間女子真是貴重無比啊。

## 聰明狐

長山轟松巖說，安邱的張卯君先生家有書樓，被狐所佔據，時常與人對話。家裡的老婆子或婢女僮、僕等人，凡是有隱匿的事，那狐必然當眾說出來。一家人都對牠是畏若神明啊！惕惕然不敢作壞事。

那隻狐真的能叫人人都守規矩，真是一個無形的監史啊。然而總有奸黠的人，對牠異常恭敬，那隻狐則不再說他的短處，也不肯指責對牠恭敬的人了。那是聰明有餘，正直則不足也，這也就是那隻狐之所以為狐的道理吧！

## 董氏老尼

滄州插花廟老尼董氏說過一個故事，她曾經夜半睡醒，聽見佛殿裡的磬聲鏗然，好像有人在做禮拜。第二天她告訴徒弟們，徒弟都說：「師耳鳴。」到了當夜，又是一樣，董氏老尼潛起躡足，偷偷跑去大殿看。大殿裡的燭光變的青青熒熒，依稀還可以辨物，她看見擊磬的人竟是她已經死去了的師父；旁邊還跪著一個少婦，那少婦面向著裡面對佛祖長跪，喁喁絮絮的祝禱著，她也不認識那少婦是誰。

仔細聽她所祝禱的內容，竟是為丈夫的病求福。董氏老尼恐怖失措，碰



觸物品發出了聲音。一時間陰氣冥蒙，燈光驟暗，再亮時，則已經什麼都沒看見了。

先外祖張雪峰說：「那個少婦已經入黃壤，還要擔憂丈夫的病痛，聽了要教人增了伉儷夫妻之情啊。」

董氏老尼又說，附近有一位賣花的老婆婆，夜裡經過某氏的墳墓，突然看見某夫人的魂立在樹下，招手叫她過去，她是無路可避了，只好戰慄前去拜謁。

某夫人說：「我夜夜在此，只等待一個相識的人回去寄信，望眼欲穿啊，直到今天才遇見你。請你回去告訴我女兒和我女婿，一切的陰謀，鬼神都已經全知道了，不要枉費心力。我在冥府，大受鞭打，家人在地下的先亡人，更是被人人唾罵，我是無地自容了，只好每天躲避在這樹下，忍受苦雨淒風，真的酸辛萬狀，還不知要沉淪幾輩子，才能去轉輪投生。我好像聽說，要奪走小郎的家財，直到家財耗散都盡了，我才可能有生路啊。」

又，女婿有好幾封密信，我在病中放置在一個螺甸的小木盒裡，叮囑他要拿出來毀滅了，免得他日落了口實。」某夫人再三叮嚀，才嗚咽而滅。

那個賣花的老婆婆，偷偷將此事告訴了某夫人的女兒。

女兒大怒的說：「要為小郎游說耶？」直到真的在螺甸的小木盒裡，見

到所說的的密信，才真的悚然害怕了。後來，那女家真的日漸消敗。親戚們才知道這件事，都合掌說：「某夫人快要丟去投胎了啊。」

### 輕若鴻毛

烏魯木齊提督巴彥弼說，他以前從征烏什時，夢見到了一處山麓，有六七個行幄帳篷，然而卻不見兵丁和衛士，只有數十人出入往來，多像似文吏。

他試著前往窺視，遇見已故的護軍統領某公（某名凡五字，公以滾舌音急呼之，今不能記。），兩人握手互相問候勞苦。

巴彥弼問：「統領啊，你已久逝，現在何事到了這裡呢？」

統領說：「我因為平生拙直，死後得受冥官，現在隨軍，記錄戰死的人名啊。」

巴彥弼看見他的几上有許多簿冊，有黃色、紅色、紫色、黑色等數種。

問：「在這裡也這樣旗分耶？」

統領微笑說：「那有紫旗、黑旗呢？（雖舊有黑旗，以黑色夜中難辨，乃改為藍旗，此公蓋偶未知也。）這是用顏色分別甲乙的次第而已。」

巴彥弼問：「怎麼分次第？」

統領說：「赤心為國、奮不顧身者，登記在黃冊上；恪遵軍令，寧死不撓者，登記在紅冊裡；隨眾驅馳，轉輾而死的，登記在紫冊；至於倉皇奔潰，無路求生，蹂踐裂屍，被追殲斷體的，登記在黑冊裡。」

巴彥弼問：「同時受命，血濺屍橫，豈能一一區分，毫無錯誤呢？」

統領說：「這也只有冥官才能分辨了，大抵人亡魂在，那精氣如生。應登上黃冊的人，其精氣如烈火熾騰，蓬蓬勃勃；應登紅冊者，其精氣如烽煙直上，風不能搖；應登紫冊者，那精氣如同雲漏電光，往來閃爍。這三等當中，最上者成為神明，最下者也能歸於善道。」

以至應登錄在黑冊的人，其精氣看起來瑟縮摧頹，好像死灰無燄，就算在陽間的朝廷上被褒崇為忠義，身後也都一例哀榮，可到了陰曹則以常鬼視之，也就不再計算了。」

巴彥弼側耳敬聽，悚然心折，才要問統領，自己將來會如何時，忽然被炮聲驚醒。後來，他常用這個故事告訴麾下的軍將，

他說：「我臨陣時，每每憶起他的這些話，便覺得奮勇殺敵就算死了，也覺得是輕若鴻毛的事。」

## 戇子傳

《夜燈叢錄》記載謝梅莊戇子的故事，而不知戇子姓盧名志仁，那是作者因為沒讀過梅莊自作的「戇子傳」，僅僅是根據傳聞而寫的。

京兆尹霍易書，還在塞外的癸蘇圖當兵時，轎夫王二的事與戇子故事相類似，後來王二歿於塞外，霍易書哭得很傷慟。有一天晚上，霍易書忽然聽見帳外有人說：「羊被偷了，可急向西北追去。」

霍易書出來查看，果然見羊被偷了，他聽著那人說話的語音，明明白白是王二之魂。

當時霍易書有一個僕人才要辭職回家，當日也一起目睹了這件奇異的事，那僕人於是解裝不走了，他對長官說：「我怕冥冥中的王二笑話人了。」

## 百犬吠聲

滄州有個盲人彈唱者蔡某，每次經過南山樓下，就有個老叟邀他彈唱，還一起喝酒。漸漸的兩人熟了不拘小節，那老人也常到蔡家共飲。

老叟自己說：「姓蒲，江西人，因販賣瓷器才到這裡。」

時間久了，盲人蔡某依稀覺得老叟是隻狐。然而兩人契合甚深，交情也



不錯，老叟也不諱言自己就是狐，蔡某也就不怕了。

當時正好有喧騰一時的社會新聞發生，是閨閣裡的情色事件，那是眾人哄傳的蜚言流語而涉訟被告，當時的眾議不一，蔡某偶然問起這老叟，關於這件情色案件的進展。

蔡某說：「你既然能通靈，必定知道這件官司的審查了。」

那隻狐很不高興的說：「我輩修道人，豈能干預人家的瑣事？況且房幃秘地，男女幽會的時候，曖昧難明，嫌疑易起，一犬吠影，每至於百犬吠聲。

即使這事果然是真的，又干外人什麼事呢？怎麼可以逞口舌之快亂猜一氣，成為他人子孫數世之羞呢？這樣愛說話，又說的是別人家閨房隱私，已經傷了天地之和，還會召來鬼神之忌啊！

況且這杯弓蛇影，恍惚無憑，還要點綴鋪張加油添醋，說的宛如親眼目睹，使人忍之不可，也不能分辨，往往導致受害人抑鬱難言，甚至含冤自殺的都有。那怨毒之氣，更是歷劫難消，若真的有幽靈，那些愛說人閨房私事的，怎能無業報？恐怕那些刀山劍樹之上，早就為那些愛說人閨房私情的人都設了一個座位了啊。

你素來樸素真誠，聽了這種事，也應當要掩耳才對，怎麼問起我來，還要求真偽？你想做什麼？你是失明還不夠，還想進拔舌地獄啊？」

那老叟投杯逕去，從此不再出現。盲人彈唱者蔡某愧悔難當，自己打著大耳刮子，也時常說這個故事警戒別人。

## 獸面人心

舅氏張夢徵說了一個故事，他家所居住的吳家莊西，有一個乞丐死在路旁，乞丐所養的一條狗守著不肯離去。

夜裡有狼來吃咬那個乞丐的屍體，那隻狗奮鬚不已，不肯讓那隻狼靠近。隨即狼群大集，狗力盡倒地，也被狼群吃了，吃的只剩下狗頭還雙目怒張欲裂。事後有守瓜田的佃戶農人親眼看見了。

又有程易門在烏魯木齊時，有一天晚上，有賊盜入室偷盜，得手後已經翻過牆了，快要逃將出去，家裡養的狗追上咬住賊人的腳，那盜賊抽刀斬斷狗頭，那隻狗至死都沒鬆開牙齒，賊人就被捉了，同時程易門家有僕人，名叫龔起龍，才負心反咬主人。

人們都說：「程太守家有二異，一是人面獸心，一是獸面人心。」

## 烏鴉

我在烏魯木齊的時候，驍騎校薩音綽克圖說，他以前守江山口卡倫，有



一天快天亮的時候，有烏鴉啞啞對著他家啼叫，他厭惡烏鴉不吉利，拿起弓箭射烏鴉，那些烏鴉噉然有聲，從乳牛的背上飛掠過過去。牛驚駭而奔逃，他只好呼叫幾個兵卒急追乳牛。

眾人追到了一處山坳，遇見了耕者二人，還將其中一個給撞倒了，眾人扶他起來看看，也沒有什麼大傷，只是那個農人的腳跛了，很難行走，問他家在哪裡，幸好不遠，眾人只好一起將他抬回家去。

到了室內還沒坐定，就聽見小兒連呼有賊！眾人又一起跑出去抓賊，竟然捉到逃犯韓雲，他當時正翻牆要偷瓜吃，就被眾人捉住了！

假使烏鴉不對著門口啼叫，則薩音綽克圖不會射烏鴉；薩音綽克圖不射烏鴉，則牛不會驚逸逃跑；牛不驚逸，則眾人也不會撞傷人；不撞傷人，則那幾個兵卒也不會到他家去；只有一個一小兒看見盜瓜賊，其勢必不能捉住那個賊人。這事轉輒相引，終使壞人伏誅。

那些烏鴉會來，豈不是有物來憑藉的嗎？

那個韓雲本來就是劇寇，所劫殺的人多了。我當時雖然沒有親眼目睹，但是這個故事，實與劉剛遇鬼的因果相同也。

## 太上忘情

又有佐領額爾赫圖說了一個故事，他以前戍守吉木薩卡倫時，夜裡聽見團焦外嗚嗚有聲，人出去要驅逐，則聲音漸退。人停止不動，則聲音也停了，人一返回則聲音又來了，如此這般好幾夜。

有一個戍卒很有膽，竟然操刀隨之，尋聲追到了山中，到了一個僵屍前，聲音才沒有了。仔細一看，那殭屍的身上野獸齧食的痕跡，屍體早就枯槁了。

那個有膽的戍卒回來告訴他。他心知那是殭屍要叫人埋葬他，於是，佐領額爾赫圖就準備了棺材將那個殭屍埋了。從此就不再來了。

這人死了，神識已經離開，留下形骸又有什麼呢？那隻鬼如此在意自己的遺蜕，未免也是作繭自縛呢！

螻蛄魚鱉也有靈性的言論，始於莊生夢蝶的曠見。然而這隻殭屍怎麼還要找人呢？還是那隻鬼的魂真的是太上忘情了？都忘了自己已經死了啊？

從這件事情看來，就知道埋藏死人的棺衾必定要慎重，那是孝子之心；屍體必定要掩埋，那是仁人之政。聖人就算是能通鬼神的情狀，也從沒說過魂升魄降的事，這也許才會使這些鬼魂冥冥而無知吧？



## 富貴之罰

獻縣令某，臨死前，有個門役夜裡聽見書齋裡有人語說：「那個，他這些年享用這樣奢華，祿已耗盡了。他的父親上訴冥司，要預支來生的祿一年，好叫他繼續活著安排後事，不知道被允許了沒？」

隨即那個縣令就暴卒了！

董文恪公曾說：「天道凡事忌太過了，所以過度奢糜耗費或是過度儉吝小氣，都會招來不祥。然歷歷驗之，過度奢糜的遭了罰，富人罰的輕些，而貴人罰的最重；過於儉吝小氣的處罰，貴人輕些，而富人就罪重了。」

這富人而過於奢侈的，只是消耗自己的財產而已；貴者而過奢，其勢必至於貪婪，權力重的則取求容易。

貴而過儉吝小氣的人，只是守著自己的財產而已；然而富人過於儉吝小氣，其勢必至於刻薄了，愛計較，也就更多機械狡詐，堤防的人多了。

士大夫要時時深念，要知道益己者必損人。凡事都要留其有餘，才是召福之道也。」

## 牛偷

小奴玉保說了一個故事，特納格爾的農家，忽然跑來一頭牛混入他家放牧的牛群裡，那隻牛也很肥健，過了很久，都沒有人來追尋，詢訪其他人家，也沒有失牛的人，於是，他將那隻牛留下來養。

農家有個女兒才十二四歲，騎著那隻牛前往親戚家，那隻牛走到半途，也不循著蹊徑走了，逕自載著少女走向山林裡，渡過溪澗，直入亂山之中。

那裡崖陡谷深，若是掉下來必定粉身碎骨，少女只能抱著牛頸連聲呼號，在山裡的樵夫牧人聽見了呼救聲追去看，那隻牛已在萬峰之頂，漸漸滅沒於煙霧山嵐之間。

少女和牛也許被虎狼吃了，也許委墮谿壑摔死了，竟然都不知道了，人們都怪罪他的父貪獲此牛，才罹致大害。

我說這隻牛和那個少女，也許有夙冤，即使將牠驅逐不留，也必定還有別的事發生來相報也。

## 浮字

河北故城的刁飛萬說了一個故事，有個村子裡有二位塾師，雨後一起同



步到了土神祠，兩人蹲著說話，說了很久都不回去。土神祠前面的土地平平整整又潔淨，忽見間隆起線條，好像有字跡，兩個塾師起身共視之，則泥土上好像有木杖從地底下向上畫寫十六字浮字，寫著：

「不趁涼爽，自課生徒，溷入書館，不亦愧乎？」

那處土神祠並沒有住人，都聽說是狐怪佔據了，也許是狐怪討厭那兩個人聒噪太久了，用當時流行的方式增律詩體寫出。

刁飛萬戲說：「隨手成文，即四言葉韻，我才愧不如此狐啊。」

### 懺悔須及未死時

刁飛萬又說了一個故事，有一個書生最有膽了，每每要求見鬼，都不可得。有一天晚上，雨停了，天上月明高掛，那書生生命小奴攜帶大酒瓶，跑去亂葬崗墳塚間，四顧呼叫說：

「良夜獨游，實在是寂寞，泉下諸友，有肯來共酌的嗎？」

隨即見到磷光熒熒，出沒草際間。那書生再次呼喚之，有嗚嗚鬼哭聲，相距約一丈多，都停止不進了。

書生數著那些影子約有十幾個，他拿巨杯倒酒，灑向地上，那些影子都俯身嗅著酒氣。有一隻鬼稱讚好酒，請書生再賜一杯。

那書生邊灑酒邊問：「你們怎麼都不去輪迴呢？」

鬼說：「有善根就能去轉生啊，作惡太多的則要去墮地獄。我們十三人，罪根未滿，等待輪迴的有四個；然而業報沉淪，不能去輪迴的有九個。」

書生問：「為何不懺悔求解脫呢？」

鬼說：「懺悔要在還沒死以前，死後，就沒地方懺悔了，就算想也沒有著力處了。」

書生將酒都灑完了，拿起酒瓶倒一倒，都空了，那些鬼才各自踉蹌地去了。其中有一鬼回頭叮嚀說：「餓鬼得了你的酒喝，無以報德，謹以一語奉贈：『懺悔須及未死時也。』」

## 百戰不死

翰林院的筆貼式伊實，從征伊犁時，血戰突圍，身中七矛。過了兩晝夜才又甦醒，更是疾馳一晝夜，還來得及追上自己陣營的大兵。我與博晰齋同在翰林時，都曾見過伊實身上的傷痕，也細細詢問始末。

伊實自言說：「我一開始受創時，絕無痛楚，只是忽然覺得想睡覺，也就沉睡了。既而漸漸有了知覺，則魂已經離開了身體了，放眼四顧，都是風沙永洞，真的是不辨東西。明白了自己已經死了，倏然念起子幼家貧，當下



真的是酸徹心骨啊，霎時，便感覺到身如一葉，隨風漾漾欲飛；又想著，這樣死了！實在是死不甘願，發誓要成為厲鬼殺賊去，便又隨即感覺身體像隻鐵柱一樣，狂風也不能搖撼。我在徘徊佇立間，才想著欲直上山頂，看看那些敵兵在那裡，俄而，如夢方醒，已經僵臥戰場的血泊中了。」

博晰齋嘆息的說：「聽聞伊實描述的情狀，使人覺得，戰死也沒什麼可怕，既然不可怕，當個忠臣烈士也就不難了，人們又為何要害怕，而不肯做忠臣烈士呢！」

## 不吃牛

鄉里有古氏，從事屠牛業，所殺的牛已經不可數了。後來，古老人雙眼全盲了，古老人的太太古老太太臨終時，肌膚潰裂，痛苦萬狀。

自言：「冥司仿屠牛之法宰割我。」呼號一個多月才死。

這事是我的侍姬之母沈婆婆親眼見過的事。殺業至重，更何況牛還是有功於稼穡，殺牛的業報重上加重。

《冥祥記》記載，晉代庾紹之事，已有一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的說法。這是戒殺牛之最古的紀錄了。

《宣室志》也記載，夜叉與人雜居則會發生瘟疫，只有那些不吃牛肉的

人沒事。《酉陽雜俎》也記載過。現今不吃牛肉的人遇到瘟疫，也真實不被傳染，小說也不全是沒有根據的啊。

### 曠達是牢騷

海寧陳文勤說了一個故事，以前在人家遇到扶乩降壇者，來的竟是安溪李文貞公。陳文勤拜問涉世之道，李文貞判寫道：

「得意時不要太快意，失意時不要太快口，則永保終吉。」

陳文勤終身誦之奉行，也時常教誨門人說：「得意時不要太快意了，稍知利害者都可以做到；失意時不要太快口了，這種事，就算是賢者也不太可以做好。快口豈是只說怨恨的言語嗎！有時候面露夷然不屑，還故作曠達之語，其招禍比起快口抱怨還要大啊。」

我憶起先高祖在《花王閣》的剩稿中記載，宋盛陽先生（諱大壯，河間諸生，先高祖之外舅也。）贈詩寫著：「狂奴猶故態，曠達是牢騷。」竟與陳文勤所論的原則相似，也是規勸為人處事的矩度啊。

### 質美自然

有額魯特女子，為烏魯木齊民間婦人，嫁了數年而守寡。那婦人頗美貌，



媒妁天天都來叩其門問她再嫁，那婦人謝說：「嫁是一定再嫁的。然而我丈夫死了，卻沒有留下兒子，公公又年老，我若再嫁了出去，公公要依靠誰？請等待我奉養公公事畢後，然後再議吧。」

還有男人想要入贅她家，替她家代養公公的男人，那婦人又謝說：

「男子的性情不一定合適，萬一與我家公公不相安，後悔就來不及了，這也是不可。」

那婦人還是苦身操作，奉養公公溫飽且安樂，竟勝於兒子還在的時候。過了六七年，老翁以壽終。婦人營葬完畢，才痛哭別墓，換了彩服升車去再嫁。談論這件事的人，都嘆惜她不能守貞，但是都不能說她不孝。

內閣學士永公當時鎮守那個地方，他聽了這事也嘆息！

他說：「這就是所謂的質美而未學啊。」

## 俠氣賊

新城王符九說了一個故事，他的朋友某人，選官得了貴州一個縣令的小官，沒錢上任，只能找山西商人貸款，那些放款的山西商人竟然勒索剝削他，無所不用其極。

那某人迫於選官的前程和有限的時間，只好委曲遷就了，而那些山西商

人竟然得寸進尺，又生出許多枝節來。

雙方爭論到天黑，某人才忍痛書寫下借券；借條上寫著借了百金，實拿到手不到三十金。

當山西商人離開以後，他拿著二十金放入箱子裡存好了，才獨坐嘆息。

忽然聽見簷上有人語說：「世間上沒有比這件事更不公平的了！你太懦弱了，這真是叫人氣忿填胸。我原來是要來偷你的錢的，今天，就讓我去懲罰那個山西商人，為天下窮官吐一口氣也。」

某害怕不敢回答，隨即屋角上窸窣有聲，那人已經越牆逕自去了。第二天，聽聞山西商人被盜，篋中的新舊借券，都被席捲而去，偷走了！

這個賊盜實在是多俠氣，然而也是山西商人所做所為欺人太甚、太過了，已經干了造物之忌了，所以才會鬼使神差，叫那個盜賊來偷光他的借據，這也是相值了啊。

## 祖考哭官

許文木說一個故事，他的親戚中有個人得新官，盛具牲醴盛大祭享先祖考。有個巫者能看見鬼，偷偷的告訴旁人說：「那家的先祖們的靈來受祭時，人人都是顏色慘澹，沮喪極了，好像要哭出來一樣，而後巷的某甲之鬼，還



坐在對門的屋脊上，翹著腳笑嘻嘻的看著，這是何緣故呢？」

後來，那個人到官上任沒過多久，就犯法被捉了去判刑了，人們這才醒悟他們家來受祭拜的那些祖考會悲泣的原因。然而某甲之鬼那樣喜孜孜的樣子，則始終令人不解。

時間久了，有知道以前一些陰私事的人說了：「某甲的女兒長得很美，當時那個得了官的人，時常叫一個婆婆拿金珠去誘惑那個女孩來，兩人同宿了好幾次，那種醜事，是人不知而鬼都知道的啊。」

誰說冥冥間就可以墮落了，陰行做壞事的，人不知而鬼都知呢！

## 古墓

孝廉王梅序說過一個故事，交河城西有座古墓，那裡是林木叢雜，都說藏有妖魅，人如果去那裡犯上了，多會患上寒熱症，當地的樵夫和牧人也不敢靠近。

有一個老儒生性耿直又負氣，時常從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來到縣城，那座古墓的地點合適，正好讓他休息，他每次經過必定在那裡休憩，態度很是驕傲又倜儻，竟然都沒聽說有什麼怪事發生在他身上，如此過去好幾年。

有一次，他又坐在古墓邊，敞開胸懷的衣物納涼，回家後卻發狂了，謔

語說胡話，他說：「以前認為你是古之君子，所以任由你放誕不羈，不敢欺侮你。你最近作了負心的事，就知道你從前的規言矩步，都是貌是心非，今後，我不會再怕你了。」

其家人再三拜禱，那個老儒還是昏憤好幾天，從此卻是索然氣餒了，每次經過那處古墓，就俯首疾走而過，再也不敢在那裡放肆了。

看來古墓的鬼魅不足畏，那是心無邪念行事無苟且才行，鬼就算是遭了欺凌也不敢出言校正；可是，聽了這個故事，就知那古墓裡的鬼魅也真是大可畏啊！人行了苟且還有玷辱之事，就算做的很秘密又沒人知道，但是那些鬼魅竟然都能窺探出來。

## 法戒

門人蕭山汪輝祖，字煥曾，乾隆四十年，歲次乙未的進士，現任湖南寧遠縣的知縣。他還未考上進士以前，在各大官員的麾下做幕僚，曾經撰寫《佐治藥言》二卷。其中記載近代的刑事故事數條，足以提供司法判案人的警戒。

其中一篇寫著：孫景溪先生，諱爾周。在吳橋做縣令時，有個刑名師爺葉某，葉師爺有一晚才飲酒，竟然就昏過去了，躺在地上過了二個時辰才甦醒。第二日，他就閉門用黃紙寫疏文，跑去城隍廟拜拜後焚燬，人們都不知



道是何緣故。過了六日，他又倒地不起了，還是過了很久才甦醒復起，醒來後就自請從官署裡遷居，住到外面去了。

葉師爺自己說：「八年前，我在山東館陶的縣衙裡做師爺，有個士人告惡少調戲他的妻子。他本擬請主人專懲惡少，不必叫那少婦來對質。然而上公堂問事的師爺謝某，卻想要看看那少婦的姿色，慫恿他傳訊那個被調戲的少婦上公堂，導致那個被調戲的少婦上吊自殺死了，隨後那個惡少也被判死刑。」

今天那個惡少到冥府控告我，說那少婦若不死，則他也沒有道理被判死刑，然而那個少婦會自殺，都是因為官府裡的內幕師爺們點名要傳訊。

館陶城隍神現今將公文送來要拘拿我了。我只好寫具疏文去申辨，寫明那個少婦，本來就該來公堂對質，況且，想叫她上公堂的人是謝某，不是我。

隨即又有公文來了，說：「冥司傳訊之意在窺其色，不是理其冤，念頭雖起於謝某，但是，卻是由葉某寫的公文，那個謝某已經被迫聶到了冥司，葉某也不容寬恕。」我想必是逃不了啊。」

過了幾日，那個葉師爺就死了。

其一篇寫：浙江臬司同公說，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的秋審時，偶一夜，他偷偷潛出，去觀察衙門裡諸吏治事的狀況，眾人都已經睡了，只有一室燈

燭明亮。同公他戳破窗紙偷看裡面，看見一個府吏正在整理案牘文書和判例，他的桌前站著一位老翁和一位少婦，他覺得駭異！就繼續看著。

他看見那個府吏先拿出一張紙看了看，隨即毀稿重新書寫，桌前的少婦斂衽行禮就退出了，那個府吏又抽出一大卷文書閱讀，只見他沉思良久，寫了一紙簽夾入卷宗，那個老翁也拱手做揖而退。

同公傳話，叫來那個府吏詢問，府吏說他先理的那一案，是臺州因奸致死一案，初擬緩決，隨即認為，那個犯案的是個讀書人，讀書人敗行失檢才釀成命案，改為情實，就該處決；後看的卷宗，是寧波疊毆致死一案，初擬情實，隨後，因素捕的人犯雖然是理直，但是人死還是由於一再被毆打才致死的，改為緩決。同公這才知道那少婦，是不甘受辱而死的烈魄，那老翁卻是那個囚犯的先父之魂。

其一篇寫：秀水縣的公署裡有座愛日樓，裡面的樓梯板子已經年久毀爛了，每到陰雨，又會聽見樓上有鬼的哭泣聲。

公署裡的一個老吏說，康熙中，有縣令的母親善誦佛號，所以才建了此樓。到了雍正初年，有個縣令帶來的幕友姓胡來上任，那個胡師爺來了以後，盛夏不想見人，自己一個就獨自住在愛日樓中，所有文書案牘和飲食，都用繩子垂下竹籃而上下。



有一日，眾人聽聞樓上有哀號慘叫的聲音，從人急忙跑上去看，則見胡師爺赤裸著身體，卻渾身浴血，已經自刺其腹，還割剮自己全身的皮肉，一如被刀刃刻畫過。

胡師爺慘烈的說：「以前在湖南某縣當師爺時，有一案是姦夫殺死本夫，那個姦婦來自首，我恐怕主人的官聲不好，有失察之罪，就報說姦婦是捉拿歸案，那個婦人被判了凌遲碎剮。剛才，我看見一神帶著那個被碎剮而死的婦人來了，她拿刀刃切我的腹肚，其他的，我都不記得了。」

胡師爺於是哀號了一夜，第二天就死了。

其一篇寫：吳興縣衙裡的某師爺，以善治錢穀有名聲，是個算盤高手還很會替主人聚財，偶然被同事怠慢了，他就攻訐同事的陰私，說他私通盜賊，還上報主官，竟然釀成大獄，捕捉了很多人都被判刑了，可是後來，那個錢穀師爺卻自己咬斷舌頭死了。

又有無錫張師爺，在歸安令裘魯處當文書幕僚，有個案件是姦夫殺死本夫的，裘魯認為那個通奸的婦人不是同謀，想要放了她，張師爺卻大言說：

「趙盾不討伐屠賈岸卻殺了君主，許止不能辨藥物就是弑父，這就是《春秋》有誅意之法，所以，那個姦婦不可放了，她若不通姦，姦夫怎能殺了本夫。」

那個婦人後來竟被處死了。又後來，張師爺竟然夢見一個女子來，她披髮持劍，還綁住了他，她摸著他的胸膛說：

「我又沒犯死罪，你幹嘛這樣急著要我死呢？」

那女鬼拿刀刃刺他，張師爺直覺得被刺的地方很痛，從此以後，那個女鬼夜夜都來為厲，直到張師爺死了才消失。

其一篇寫著：蕭山的韓其相先生，少年時就文章犀利，是個刀筆，可是他卻久困場屋，怎麼樣也考不上，更別說去當官了，而且他無子，韓其相老了，早已絕意進取不考了。到了雍正元年，歲次癸卯的時候，韓其相在公安縣當師爺，夢見神來對他說：

「你因筆孽造多了，錄命和子嗣都被削滅殆盡。今天，你治獄寫判案，心存仁恕，活了許多人命，上天要賞你科名和子嗣，你快回去吧。」

韓其相不相信，第二天晚上又做了同樣的夢。當時已經是七月初旬了，他回答說，來不及參加考試了啊！

神說：「我能送你去。」

韓其相醒來以後，急理歸裝，坐船行風順利，到了八月初二日，竟然抵達了杭州，竟能以遺才入闈，考上了！第二年，果然生了一子。

汪輝祖做人篤實有古風，他所寫的這些時事，應該不假。



又所他寫記的「囚關絕嗣」一條，寫著：平湖楊研耕，在山西虞鄉縣作幕僚時，主人做虞鄉縣令，也兼署山西臨晉村那個地方，有一個疑獄很久都不能判決。後來審問清楚了，是弟弟爭家產打死了兄長，楊研耕夜裡正擬寫判決文書，寫完後滅燭就寢，忽然聽見床邊的帳鈎鳴動，垂帳微微打開，他以為是風吹。

不久，帳鈎又鳴響，則那垂帳已經懸在鈎上，有一個白鬚子老人跪在他的床前叩頭。楊研耕叱了一聲，老人隨即不見，而桌上的紙翻動有聲，他急忙起來起身檢查，竟是剛才才寫完收起的定讞文書。

楊研耕反覆詳審，這弟弟打死兄長有罪，實在沒有冤枉他，只是，這一家四代單傳，到了他們的父親那一代，才生了二個兒子，現在，一個死了，一個又要伏罪，這一家，則是五世之祀都要斷絕了啊，楊研耕將原稿毀了，以存疑論寫，判定該案件存疑暫緩執行。

我說，若以王法論，滅人倫得必死；以人情論，斷絕後祀也是可憫。生與殺都是難題，判了也有妨礙，這案件，竟是仁與義都不能完全了啊。

如果委曲以求通，則說殺人者要以命抵死，死者的冤就伸張了，伸了自己的冤情卻斷絕祖父之祀，做哥哥的如有知，必定是不願意。

若是堅持要弟弟來抵命，那就是無人心了，雖不抵命也不能放過，所以

存疑緩刑也是一種判法。

又有人議論說，情者是一人之事，法者是天下之事，假使都有兄弟二人之家，弟弟殺了哥哥，又憐憫其家絕祀斷後，殺人的都不用抵命了！那麼，以後為了奪產而殺死兄長的人就多了啊，要怎樣判才能端正人倫綱紀呢？這又是未嘗不是一說啊。

這種案例，沒有皋陶來，還真難判定啊，我就寫下來，等待明理的人來論定可矣。

## 面壁老儒

我的父親姚安公說，以前在舅氏陳德音家裡，遇驟雨，從九點下到十二點還沒停止，那驟雨下的如漚麻水，粗的像麻繩一樣，下到地上還起泡泡。當時在家教學的老師是一個老儒，還在上課講學，孩子們就叩曰：「這場雨究竟是什麼理？」

那老儒掉頭面向牆壁說：「子不語怪。」

## 罵狐

劉香畹說了一個故事，以前他去山西時，聽聞有老儒經過一處古塚，同



行的人都說那處古塚裡有狐，老儒就對著古塚惡聲大罵，之後也沒其他的怪事發生。

那個老儒很善於治生存錢，他是冬天不穿皮裘，夏天不穿細布衣服，不吃肉，也不喝茶，連家裡的妻兒子女們也都用度簡單，睡前從不吃飽，他等小錢積累了四十金，就溶為四錠銀子，秘密珍藏著，他也時常對人說，自己是家無存糧，沒錢。

自從他惡聲大罵了古墓的狐之後，他所儲藏的銀子，或忽然被放置在屋顛樹梢，都要叫人拿梯子來才能取下；或忽然在淤泥淺水中，也要濕了鞋襪才能拿回來；甚至是被丟到廁所的糞坑裡，要伸手撈出洗乾淨才行；或是存錢箱整個被移走到其他地方去，要全家大搜索才能找到；或是失去幾天以後，又從空中自墮而下；或是老儒與客人對坐時，銀錢忽然跑到帽簷上；或是老儒對人做揖行禮時，忽然從袖子裡掉下來，鏗然有聲，那真是千變萬化、不可思議啊。

有一日，突然有四錠銀子躍擲在空中，好像蝴蝶飛舞，拿彈丸打它，竟然漸漸飛高、飛遠，好像要飛跑了一樣，老儒不得已，只好焚香拜祝禱告，那四隻飛翔的銀子，才飛回投入他的懷中，從此以後，他不敢再罵狐了，同時他講學時的氣燄消失殆盡，變的索然無味了。

眾人在說這件事的時候，其中一友說：「我只有聽說過以德勝妖，沒聽說過惡聲謾罵的能勝妖啊！這真有理。」

一友說：「假使叫周敦頤、張載、程頤和朱熹來罵，那妖必定不興，可惜那個老儒啊，只是貌古，心不古心啊。」

一友說：「周敦頤、張載、程頤和朱熹必然不隨便開口惡罵，只有那種內心底蘊不足的人，才會悻悻於懷，惡聲亂罵啊。」

劉香畹點頭說：「說這話的人，也真是通曉人心，洞澈癥結啊。」

## 吝嗇

劉香畹又說了一個故事，有一個孝廉頗善儲蓄，然而性情吝嗇無比。他妹妹嫁出去了，可是夫家至貧，又遇到年關，已經快過年了，除夕之前，妹夫家已經是炊煙不舉，妹妹只好冒風雪，徒步走了十幾里路，回來向哥哥乞求借貸二五兩銀子過年。

妹妹說，過完年開春後，妹婿就能拿到教師聘書，屆時再將教師的收入「館穀」來償還債務，可是那個孝廉哥哥堅持自己財務也很窘困，不肯借。

他的母親哭著請兒子幫助妹妹，孝廉依然堅持不借。母親只好將頭上的首飾摘下來給女兒，那孝廉彷彿沒看見一樣。



當天夜裡，有盜賊打穿牆壁進到孝廉家，將屋內的財物全部偷走了，那個吝嗇的孝廉，居然怕母親和妹妹質疑他當初堅持沒錢不借，又怕別人議論而不敢告官去追捕盜賊！

過了半年，那個賊盜在他縣被捉了，又供出曾經偷竊孝廉家，偷來的賊贓還剩下十分之七，官廳下文書來問，孝廉又迫於公論，不敢承認有失竊之事。孝廉的妻子惜財，不能忍了！派了兒子去指認自家被偷的財物，那吝嗇的孝廉內愧，半年都避不見客。

這母子天性，兄妹至情，因吝嗇之故，竟然一家人如同陌路，這種事聽了，真叫人扼腕啊！

而這個賊盜遽然來偷光了一切，使人一快；吝嗇的孝廉失了錢財又不敢說，失而復得又不敢拿，又使人再快；吝嗇孝廉失了錢財肯定是椎心之痛，又想隱藏自己不慈、不孝之心，可再次被他自己的妻子暴露了！孝廉為人不慈不孝又吝嗇，沒有手足之情終於藏不住了，這更加使人不勝其快啊！

人世間的顛倒播弄，竟然有如此之巧，難道是冥冥中，真是有看不見的力量在使然嗎？然而那個吝嗇孝廉還能知愧避不見客，我認為他還是內心有一點點善念的，就這一愧，想要在鄉里間以孝友聞名，也是可以的吧。

## 人參殺人

編修盧霽漁，患了寒疾，他讀書多了，因為讀過明代張介斌的《景岳全書》，竟然相信讀書人寫的醫書！自己開藥單，還投人參入藥，他一吃就吃死了！

他的母親後悔啊！哭兒子哭的極慟，然每一發聲嚎哭，則聽見板壁格格作響，或是在夜裡，感覺兒子來繞床呼叫阿母，那分明就是盧霽漁的聲氣。這是盧霽漁不欲年邁的老母親過於哀痛啊。悲哉，死了還猶不忘親乎？

## 母魂

海陽前輩鞠庭和說了一個故事，有一戶官宦人家的婦人臨死前，左手挽著幼兒，右手挽幼女，嗚咽的哭，人還是死了，家人要用力擘開那婦人的手才行，但是那婦人還是雙目炯炯的死不瞑目。

後來，家裡人不時在燈前月下，往往遙見那婦人的形狀。然而呼叫她卻不應，問她話也不言語，也招之不來，靠近她隨即不見影，或者好幾天晚上都不出現，又或者一夕出現好幾次，有時看見她在某人之前，而某人反而沒看見，或在家裡多處都能看見她的影像，大抵如泡影空花，電光石火，一轉



瞬就失去了，一彈指又出現了。

那婦人的影子雖不為害，然而家中的每一個人，都感知到有一個先亡的夫人在，所以後妻看待她的子女，都不敢生分別心，家裡的婢女老媽子和書僮僕傭，視其子女，也不敢生欺凌之心。一直到孩子們男婚女嫁，那婦人的影像才漸漸不見，然而過了好幾年，有時候還是會出現一下。所以那一家人，時常慄慄危懼，好像那亡婦就在身邊。

有人說那是狐魅所托，這也是一說。只是狐魅會擾人，而此婦人之影卻不近人，況且狐魅又有什麼理由要來，竟然要這樣辛苦十餘年，為之時時作此幻影呢？這大概是那婦人對幼小的子女極為放心不下，所以精靈不散，而為人子女者，當知父母之心，連死了都要這樣關切，想來都讓人愴然感傷啊？

### 善全骨肉

鞠庭和又說了一個故事，有戶人家，兄長死了，作弟弟的竟然吞噬孤兒侄子的家產，逼迫、威脅、侵蝕樣樣都來，都快叫侄兒活不下去了。

有一天晚上，他們夫婦倆在家熟睡，忽然夢見兄長來，倉皇呼叫：「一起，火已至！」

夫婦兩人醒來，房裡已經煙燄迷漫，無路可逃了，僅能破窗而出，才得以活命。

兩人還在驚魂未定時，房子已經崩塌！被大火摧毀了，再晚一會兒，他們夫婦就會成灰燼了啊。

第二日，弟弟急忙召來侄兒，將他所奪的都還給了侄兒。人們都奇怪那人在幾天之內，又當壞人又當好人？那個弟弟才流涕自責，都說了，人們這才知道緣故。那哥哥的鬼魂真是善全骨肉啊，勝於作厲鬼好多了。

### 理屈更要克己

江蘇高淳令梁欽，在戶部主事做官時，與我的父親姚安公同在四川司。當時六部的規制嚴，凡有緣因不能入署的官員，必要派人告訴掌印官請假，掌印官再將公文送交給司務官，司務官每日要匯報呈給各長官，稱為「出付」，所以各級官員不能無故不到。

有一日，梁欽不入署，而又不付，同事們都怕他出事。姚安公與福建李根侯家與梁欽住的近，放衙後，兩人同去探視梁欽。

原來是梁欽昨夜睡後，忽然聽見砰訇撞觸的聲音很吵鬧，好像是怒馬騰踏，他呼問也沒人回應，他嚇的起身看視，是二個僕人和一個駕車的下人裸



體相搏，三個人打成一團！可是都沒發出聲音，更是口無一言。當時四鄰已睡，他住的地方也沒別人了，他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坐視他們三人互毆，一直到室內的鐘鳴還有打更的人經過，三個人才仆倒安靜了。

一直等到天亮了，三人才甦醒過來，可都渾身傷痕鱗疊，臉都打腫了，問他們，都說不知道，只是記得三人當晚同坐後門納涼，遙見破屋外有幾隻狗跳躍，他們拿著磚石丟擲那些狗玩，打的那些狗兒們又噪而跳。三人就寢後，就有這怪是發生了。

梁欽想，那些狗本就是狐，是三個僕人沒看清楚嗎？梁欽是泰和人，與正一真人為同鄉，他想回去找正一真人來治。

姚安公說：「狐自遊戲，又沒妨礙人？是僕人無故拿磚石丟擊，牠們又沒錯，當然要反擊，這個於理不順。」

李根侯也說：「舉凡自家的僕隸與他人相爭，總是要先克己反省。就算理直的都還不能放縱，叫那理直的人有妄行，更何況是你的僕人理曲在先呢？」梁欽這才放棄。

## 妾偽

乾隆四十年，歲次乙未，還沒會試以前，有一個舉人經過永光寺西街，

看見一個像是好人家的美貌女子站在門外，對他笑，那舉人也歡喜，托了媒人關說，給了三百金納為妾，於是那個舉人就住到那女子家裡了，兩人也是歡喜相得。

舉人隨後參加考試，一直到出闈回去以後，則那處房舍已經是破窗塵壁，裡面也沒住人；室內更是污穢堆積，好像廢壞多年了，舉人訪問鄰居和附近住家！

鄰人說：「那宅子空了很久，那一家人才來住一個多月，前幾日搬走了，也不知搬那裡去了啊。」

有人說：「是狐，小說中不是常常寫有這種故事嗎？」

有人說：「那是派個女子為餌，拿了你的錢跑了！還偽托為狐。這狐變幻偽裝成人，是有些狡黠；然而人卻偽裝為狐，真的比狐還要狡黠啊？」

我住在京師五六十年了，看見此類的故事啊，真是多的不勝數！這只是其中的一事罷了。

## 害善罰大

御史汪泉香說了一個故事，布商韓某，和一隻狐女相好，身體就日漸消瘦羸弱，病骨支離快死了，他的同伴求來道士的符籙劾禁，那隻女狐才暫時



離開，可是不久牠又回來了！

有一天晚上，狐女與韓某共寢，忽然披衣坐起說：

「你有異念耶？為什麼忽然覺得剛氣砭人，害的我刺痛，侷促不寧呢？」

韓說：「我無他念啊！我只是想著鄰人吳某，被人逼著償債，他都要賣兒子去當歌童了。我不忍心，他們家也是讀書人，衣冠之後卻要淪為下賤，我想籌措四十金給他贖債，所以轉輾未眠而已。」

狐女推枕，跳起來說：「你有這種念想，就是個善人。善善人會有大懲罰，我這就去了！」

狐女以吻相接，噓氣良久，才揮手而去，韓某從此就壯健如初了。

### 辯難

戴遂堂先生說：「曾經有一位官位非常高的大官，於四月八日，在佛寺禮懺放生。那位大官散步花下，遇到一個在此掛單的遊僧合掌說：

『公來到這裡作何事？』

大官說：『作好事也。』

又問：『何為今日作好事？』

大官說：『佛誕日也。』

又問：「佛誕日才作好事，其餘的三百五十九日，都不當作好事嗎？你今日放生，只是眼前的功德，卻不知每一年，你家的庖廚裡所殺的，是否抵得過你今天放生的數量否？」那位大官猝然不能回答。

知客僧代大官叱責說：「貴人護法，三寶增光，你個窮和尚，怎麼敢妄語？」

遊僧邊走邊笑著說：「紫衣和尚不語，窮和尚不得不語也。」逕自飄然而出，也不知他往何處去了。

有一個老僧私下嘆息的說：「這個和尚大不曉事啊，然而在我法中，竟是突然聽聞獅子吼啊！」

以前五臺山的僧人明玉曾說：「心心念佛，則惡意不生，不是每天念幾聲佛號，就是功德；日日持齋，則殺業永除，不是持齋幾天或幾個月，才是功德啊。」

有一些人，平日裡食不厭精，無肉不吃，卻宣稱自己某月、某日不吃肉食，就自稱善人了，還有那些公然舞弊、苟且包庇的官員們，自己親族內外失行貪賄都不下手整飭，而只是月限某日某日不受錢，這還能稱為廉吏的嗎？」這種說法和那位遊僧之言頗為吻合。

李杏甫總憲則說：「這只是佛教的言論。要士大夫終身茹素，勢必不可



行，只是士人有幾天持月齋，則那些日子就可以減殺；有多人都持月齋，則此多人之行，也可以減了殺生的數量，這也不至於都是不對的啊？」

這是見智見仁各明一義了啊，只是不知，僧人明玉如果還在，是否還能有所辯難否？

## 鬼知

恒王府的長史東鄂洛（據八旗氏族譜，當為董鄂。然自書為東鄂，案牘冊籍，亦書為東鄂，《公羊傳》所謂名從主人也。），被貶，謫居在瑪納斯，那裡隸屬於烏魯木齊附近。有一日，東鄂要到烏魯木齊來，夏天太熱了，只能避暑夜行，他走到半途下馬休息，將馬繫在樹下，卻遇見一個人來對他半跪著問候起居，來人自稱是戍卒劉青。東鄂也和他說了好一會兒話，東鄂上馬要繼續趕路走了。

劉青說：「有件瑣事，要請您帶一句話，印房官奴喜兒，欠了我三百錢，我現在過得很苦，請他快將錢還了吧。」

次日東鄂見到了喜兒，將劉青的話告訴他，喜兒驚駭的冷汗如雨，面色如死灰，東鄂覺得奇怪，問喜兒怎會這樣害怕？這才知道劉青病死很久了。

原來是劉青才剛剛死了，陳竹山憐憫劉青執役勤慎死了，拿了三百錢給

喜兒，叫他去買酒脯和紙錢奠祭劉青。喜兒以劉青單身又無親屬，都把買祭品和紙錢的三百錢都吞沒了，這件事絕無他人知道，沒想到劉青的鬼魂竟能知道！還來索求。

陳竹山素來不信因果論，知道這件事以後，悚然說：「這件事是真的，這些話也不是無中生有。我以為人們作惡，只是怕其他人知道，都沒有知道的事，就可為所欲為了。現在才知道無鬼論竟不可靠，然則那些負心隱匿的人啊，還真是叫人替他們捏把冷汗了。」

### 飛舞的繡鞋

昌吉平定後，官府將被俘虜的叛軍家的子女們，分賞給了有功的諸將。烏魯木齊參將某人，就是職司這件事的主事者。

但是他自己先取了最美麗的四個女人，還教以歌舞，且將那四個美女裝飾的脂香粉澤，彩服明璫，儀態萬方，宛如嬌女，見者莫不傾倒。

後來他升遷金塔寺副將，快要啟行之前，家裡的僕人諸童檢點衣裝，準備打包時，忽然箱子裡有繡鞋四雙，翩然躍出，滿屋子遨翔飛舞，好像蝴蝶群飛一樣。

家人拿木杖擊打，那些繡鞋才墮地，每一隻鞋還蠕蠕欲動，呦呦有聲。



知道的人都認為這是不祥之兆，當那人行至辟展，因為鞭撻了當地戍守的臺員，就被鎮守的大臣彈劾了，判他去戍守伊犁，竟然就死在當地了。

### 當然不爾

人們在最危急的時候，總會想出奇招化險為夷；有些看起來既無理又無私情的事，或許因為有有別的緣故夾入其中，叫人破例做出許多不可思議的舉措，世間上的這類事情，絕不能用想當然爾的想法去判斷，更不能說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啊！

我的家鄉有一個婆婆，無緣無故的率領了幾十個女人，突然跑到鄰村的一戶人家，強行進入房內，劫走了他家的女兒去了！

女孩的家人以為婆婆是來尋釁的，然而兩家人則素不往來；又以為是來搶婚的，則婆婆家又沒兒子！當時造成鄉里間的轟動啊，那是人人駭異，更不知是何道理！

女孩的家長去告官，官員隨即發出拘捕令。可是那個婆婆啊，早就帶著女孩兒先逃跑了，也不知逃向那裡去了！

一起和婆婆去搶人的那些女人，也早就四散逃亡，只是連累了很多人被捕，官府輾轉拘提審問，這時才有一個人吐實說：

「那婆婆只有一個獨生子，病重快死的時候，婆婆撫著兒子慟哭說：『你死了是你短命，可惜沒有留下個孫子，要教你祖父淪為餓鬼了啊。』」

兒子呻吟地說：『孫子也不是沒有，還是有指望的。我和某氏的女孩相好，她已經懷孕八個月了，但恐怕她生產後，嬰兒會被殺死。』

兒子死後，那個婆婆自言自語了十幾日，突然就有此舉了，大概是劫去女孩，保全她的胎兒吧。」

官員憮然說：『那就不必追緝了，過兩三個月，她會自動回來的。』屆期，婆婆果然抱著孫子來自首了。

官員也沒做什麼，只是輕判打幾板子，還可以易科罰金，罰幾個錢就免打了。這整件事的安排，真如同兔起鶻落，稍縱即逝，那個婆婆的安排也真是捷疾若神啊！

安靜涵說：「那婆婆要帶著女孩半夜逃遁時，以三輛車載著婢女和女僕而已，她們分四路進行，都叫人不知她往那裡去；那些車轎又不遵官路行走，在鄉間小路橫斜曲折，遇見岔路就隨意轉，岔路又有岔路，都叫追兵不知那一輛車轎上才有女孩；而且她們還曉行夜宿，一點也看不出來是逃家的，直到女孩要分娩時，才租房子住下，也不固定住所。婆婆的心計真是周密啊！女孩回到母家被父母所棄，於是便回去和婆婆住，一起撫養嬰兒，竟



然不再嫁人了！只因為這個案件一開始就是私通，所以官府也不旌表紀載，到現在，人們也忘了她家的氏族了。」

### 老鼠吃媚藥

李慶子說：「我曾夜宿友人家的書齋裡，天色才微亮，忽然有二隻老鼠騰擲相逐，滿屋子追逐亂跳，好像彈丸迸躍一樣，把書齋裡的花瓶古器和筆洗硯台都打翻了！砰鏗碎裂的聲音，讓我心戒很久。」

一隻老鼠躍起數尺，又墮地上，一再蹣跳一再仆倒，直到跳死了！我起來一看啊，那隻老鼠竟是七竅都流出血來，都不知是什麼緣故。

我急呼友人的家僮來收拾檢驗房裡的器物，看摔壞了什麼，見到盤子裡正在晾乾的媚藥有數十丸，已經被齧殘了，都吃掉大半，這才知道，是那隻老鼠竟是誤吞此藥，變的狂淫無度，母老鼠不堪公老鼠的折騰，到處竄避，公老鼠無處發洩，被體內的熱火燻燒死了！

友人也來看，他是又駭又笑，既而悚然說：『這藥效這樣厲害！真叫人恐怖啊，我真是害怕了。』於是都將那些媚藥倒水裡去了。」

提煉媚藥這的藥材，都是燥烈之藥，再加以鍛鍊炮制，其力既猛，其毒也深啊！我見過吃媚藥吃壞的人多了，媚藥大多是用硫黃提煉的，賢明的人

不會用，也不會吃，李慶子的那個朋友，大概是氣數不應盡，所以上天派隻老鼠來教他有所領悟吧？

## 狐道

人類和生物不同，人都稱生物為異類，狐則在人和生物之間；死生幽明異路，狐則在幽明之間；仙、妖殊途，思維也是大大不同，狐則在仙妖之間。所以說，遇到狐而覺得奇怪，可以；說遇到狐為平常事，也是可以的啊！狐這種生物的故事，在夏商周三代以前，是沒有紀錄可以考證的。

《史記·陳涉世家》寫：「篝火作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證明狐怪必是當時已經是常有的了，只是被那些造反的農人假借托名而已。」

吳均寫的《西京雜記》宣稱：「廣川王開挖樂書塚，擊傷墳墓裡住著的狐，後來夢見老翁來報冤。」這是狐初化為人形的描寫，見於漢代。

張鷟《朝野僉載》寫著：「唐初已來，百姓多事狐神。當時有諺說：『無狐魅，不成村。』」所以唐代狐的故事和傳說最多。

《太平廣記》記載狐的故事十二卷，唐代狐的故事就佔了十分之九，這就是明證了。

其他歷代諸書的記載不一，其源流始末，則是劉師退先生所講述的最為



詳細。

原來是滄州南部自早年起，就傳聞有一隻老狐仙，現在還與一位當地的老學究成了好朋友，劉師退因為認識那個老學究，竟要求與他的狐友出來相見，狐友來了，只見他軀幹短小，相貌如五六十歲的人，穿著打扮不像古代也不像現代，很像是道士的打扮，來了也和他揖拜，形貌安詳謙謹。

兩人互相問候寒暄後，狐友問劉師退，有什麼事要見他？

師退說：「人們自古以來就與狐族有往來，然而傳聞都不一樣，其間有許多地方也說不清楚。聽說你生性豁達，也從不掩飾自己就是狐，所以要來請教你，去除人們的疑惑啊。」

狐笑說：「天生萬物，都有命名，各自有個自的名稱。狐就是狐，正如人也是人啊！呼叫狐為狐，正如同呼叫人為人一樣，有什麼可忌諱呢？

至於狐族當中，美醜不一，也如同人類一樣，也是良莠不齊，人不避諱人之惡，狐又何必自諱狐之惡呢？你要問什麼，我必定知無不言，毫不隱瞞。」

師退問：「狐也有階級分別嗎？」

狐友說：「凡是狐都可以修道，而其中最靈的稱為貔狐，就如同農家讀書人很少，儒家讀書人多一般。」

師退問：「貔狐天生就都很靈嗎？」

狐友說：「這個也是關係到種類了，還沒成道的狐所生的，則為常狐；已經成道的狐所生下的，則天生即能自行變化了。」

師退問：「既然已經成道了，必定是駐顏有術，而小說中記載的狐，也有老翁和老婦人，為什麼呢？」

狐友說：「所謂的成道，是成了人道。狐變換成了人形，也是飲食男女，生老病死，都與人相同。若是能飛升、踏雲，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就好像千百人當中，就有一兩人去求仕宦當官一樣，那些追求煉形服氣的狐，就如同人們當中，有人努力學習成名的人；又有媚惑人或是使用採補術的狐，那是追求捷徑了！然而，要做到遊仙島，登天曹的狐，必定是煉形服氣才行。那些走捷徑用媚惑、採補的方法傷害很多，往往都會犯了天律。」

師退問：「狐族的禁令賞罰，都是誰在執行呢？」

狐友說：「小賞罰都由狐族長輩統管，大賞罰則由地界的鬼神鑒察。若是沒有了禁令，則狐能往來於無形，出入無跡，還有什麼事做不出來呢？」

師退問：「既然媚惑採補都不是正道，為何不列為禁令呢，何必要等到傷了人以後才懲罰呢？」

狐友說：「這就好像是人們用巧妙的方法誘人錢財，能叫人歡喜相助，



這種事連王法沒有禁止啊！至於奪人殺人，那就要論抵了，《列仙傳》裡記載的酒家老婦的作為，她也沒有犯天條，冥司也無法殺她啊！」

師退問：「聽說過狐為人生子，沒聽說過人為狐生子，這又是為什麼呢？」

狐友說微笑說：「這種事不能討論，這事有狐喜歡這樣做，有人不喜歡做而已。」

師退問：「狐一再更換相好對象，難道不怕對方起了忌妒嗎？」

狐友說又微笑說：「你說的太大膽了，可你這也只是看見表面，不明白真相啊！」

凡是男女就如同季姬和鄒子的故事一樣，可以自由選擇對象的；至於人類的婚配，是有既定的對象，當然要防著他人，自己更是不敢逾越分毫。

這也好比贈芍、採蘭，誰主動？誰被動？又是為何被動？這當中也是有偶然逾越禮數的，這人的情致和生靈的道理啊，大抵都是一樣，算算比例你就知道了啊。」

師退問：「為什麼有的狐住在人家，又有的狐住在曠野，這又是什麼緣故？」

狐友說：「還沒成道的狐，並沒有脫離獸類，最好遠遠的避開人，當然

是住在山林裡方便些。已經成道的，事事與人相同，有利於近人，當然要住在城市裡方便些。

這其中道行高的，則城市山林都可以居住，就如同大富大貴人家，有能力取得和使用一切物品，住在荒村僻壤與通都大邑，自然都一樣自在了。」

師退與狐友暢談，牠的主旨都是勸人學道，狐友說：

「我們要辛苦一兩百年，才能化為人身，你們現在都是人身，功力成就已經抵過我們一大半了，然而卻一生過的悠悠忽忽，最後還要與草木同朽，實在是可惜了啊。」

劉師退精通佛典，精讀過經、論、律三藏，他故意引狐友談禪，狐友則敬謝說：「佛家的地位絕高，然或有修持未到的人，一入了輪迴，便迷失了本來面目，不如只是追求不死，比較有把握些。我也是時常遇見佛家的善知識，卻不敢見異而遷啊。」

劉師退臨別說：「今日相逢，也真是天幸，你可有一言贈我嗎？」

狐友躊躇良久，才說：「夏商周三代以下，愛說話又愛出名的，那是下等人的做法。古代聖賢，都是心氣和平，言行中絕無一絲一毫做作。現在中原地方和閩地的諸儒，努力的撐眉怒目，愛裝出端莊嚴肅的樣子，這便生出了許多的葛藤牽絆，你要謹慎想一想，這是為何啊！」



劉師退懔然自失，心裡覺得有些難過，這是針對劉師退平日為人崖岸太峻，有時候也是嚴厲過當的勸告了。

## 人誤

裘文達曾說了一個故事，他曾聽石東村說：「有一個驍騎校的武官，也讀過書，還喜歡談論文義。」

有一天晚上，那個武官在宣武門城上乘涼，散步到麗樵之東，見兩人倚著城堞相對說話，他心知那是狐鬼，停駐屏息聽著他們對話。

其中一人舉手向北指著說：「那裡是前明朝的「首善書院」，現在已經成了西洋的天主堂了，他們的會的推步星象曆法和製作的器物，實在是精巧；但是他們的教義則是變換佛經，再附會一些儒家道理而自成一說。我以前也曾經去竊聽過，每當他們談到沒有結論或是無法證明之事時，就說一切歸於天主來總結，所以到現在還是不能行，但是看他們作事，那心計也真的是很聰明又狡猾。」

另一人說：「你說他們聰明狡猾，我還奇怪他們怎麼這樣癡心？他們也是奉了他們的國王之命航海而來，不過是想要改變中國的宗教，都去信奉他們國家的神，他們來了以後，多年來揆度事勢，怎麼會有可能呢？然而自利

瑪竇以後，竟然還有傳教士源源續至，好像不償其所願，始終不肯停止一樣，這樣慎重，也真是癡心的啊。」

其一又說：「豈止是只有此輩太癡心了，那些建立首善書院的人啊，也是些個大癡人啊！奸黨掌握國家權力，正是等著君子們的缺漏，一抓到把柄，正好大肆污辱再排擠，而群聚清談，反而給了奸黨有了藉口和名目抓人，一網打盡，也沒什麼可怨的啊！」

況且首善書院的三千弟子，只能推崇孔子的言論，還要說孟子遠不及孔子，來這裡講學的，竟然只有公孫丑和萬章等幾個人而已。

而南方洛閩的諸大儒者，都沒有孔子的道德，往往也是成千累萬的招聚生徒，良莠聚集，各立門戶，還互相攻訐交爭，遂釀成朋黨之爭，明代的國祚隨之滅亡了！

東林黨那些個大儒啊，不知反省，又好虛名，惹來了真的禍事。今天憑弔這些遺蹤，怎無不責備以前那些賢者呢！」

那兩人才在相對歎息，忽然回顧看見有人，竟翳然而滅。

石東村說：「天下人事爭奪不已，人人對名利都趨之若鶩，而世外之狐鬼，竟也是竊竊不滿。這是人的錯誤？還是狐鬼也錯了呢？」



## 造神

王西園先生，在河間做太守時，人們都說：「獻縣的八里莊河，夜行者多遇到鬼，只有縣役馮大邦經過時，則鬼不敢出來。每每有遇鬼的人，或許稱馮大邦的姓名，那些鬼也會退卻迴避。」

王西園先生聽了這種說法後，他說：「一個縣役能使鬼都畏懼他，這裡面必有緣故啊，私下裡叫他來，說我要嚴懲他。」

有人代為辯解說：「沒那回事，是百姓們造的傳言，耳傳罷了。」  
王西園先生說：「縣役並非只有一個，為什麼獨獨為馮大邦造這個傳言呢？這裡面一定有緣故啊。」

王西園先生於是發公文傳喚縣役馮大邦，馮大邦畏懼竟然逃跑了。  
這是康熙十五、六年，歲次庚午、辛未間的事。王西園先生離開之後，很多年過去了，馮大邦尚未歸來，現在，也不知怎麼樣了啊。

## 判司注籍

鄉里有個姓崔的某人，與豪強訴訟公堂，崔某理直，卻不能伸張，告那豪強告不贏，崔某不勝其憤，他恨極了都想自殺死了算！

夜裡，崔某夢見他死去的父親來對他說：「人可欺，神則難欺；人有黨，神則無黨。人間的冤屈太多太痛苦，到了地下都能得以伸訴，伸張正義。

今日那豪強這樣恣意得志，也都是十年後要到業鏡臺前覈棘對簿的人。我現在做冥府的司茶，已經看見判司官注籍了啊！你又為何要這樣憤怒怨恨想不開呢？」

那崔某從此以後怨尤都泯，放下心來過生活，更不再說怨恨的話了。

### 羅織罪重

有個善訟的人，一日，為他人書寫訴訟公文，將羅織很多人，一件訴訟要將這麼多人的腳色安排合理，還要人人都能入罪是很不容易的事，於是他思慮萬方，一時間也寫不清楚。

這時他就想靜坐構思，才能好好將事理分派清楚，他告戒家人他不見客，還有，叫妻子也到別的房屋去住。

妻子早先就與鄰居的男子眉來眼去，可是她在家一直都沒機會，這事都快要一年了，還是沒能與那男子相好，直到此時，她才有機會去私會情人。

從此以後，那個善訟的人每每構思訟文，妻子就故意嘈嘈鬧鬧來亂他，他必定叱責，又叫妻子避出搬到別個房間去，從此襲為慣例。



鄰居的男子也能乘這個空檔來與她相好，這也是襲為慣例了，況且終其身都不敗事，從來沒有被人發現過。

一直到那個善訟的人死後一年多，他的妻子竟然懷孕了！這件事被怨家攻訐，官府審問她外遇的緣由，妻子才都吐實，招了個乾乾淨淨。

官員拊几喟然說：「這個人生前真是個刀筆啊，巧妙寫來能叫人都入了罪，可他竟不知造物者更巧啊？」

### 童養媳

不能審斷的案件，不必在情理外；愈是在情理之中，才是愈不能明斷啊！門人吳冠賢，在安定做縣令之時，我自西域從軍歸來，住宿在縣令的署衙中。聽聞有少男少女，都是十六七歲的少年人，一起來縣令的官轎前喊冤。

那少男說：「她是我家的童養之婦，父母都死了，她竟要棄我別嫁。」

少女說：「我是他的同胞妹妹，父母都死了，他要占我為妻。」

問她們姓氏，兩人都還能記憶；問他們原籍鄉里，則父母都是流丐，不時轉徙他處乞討，早已不記得自家是何處人氏了。

問一同乞討的丐者們都說：「他們才到這裡幾天，父母就都死了，並不知其始末。只聽他們以兄妹相稱。然而，小家子的童養媳，照例也是與丈夫

互稱兄妹，實在無法分別啊。」

有老吏出來請說：「這種事猶如捉影捕風，實在無處可查、也無實證，又不可刑求。判合還是判離，都難保沒有失誤。然而判離的最大失誤，不過是誤破婚姻而已，其失小；判合的失誤，很可能亂了人倫，這失誤大著呢，應該判離啊！」

官員推研再四，實在無法可以處分，竟聽從老吏之言了。

由這件事，我才憶起另一件奇事，我的父親姚安公在刑部時，當時有織造海保獲罪，才被抄家籍沒，官廳派了三個步軍守住他家的宅院。

那宅邸很氣派，有數百間房子，夜來風雪大，三個人緊緊的將門戶關閉嚴實，一同睡在溫暖的寢室中，燃起炭盆燈下共飲。沉醉以後，炭盆熄了，又不小心讓燈火也熄滅了，三個人竟在黑暗中相互觸擊，進而互毆打起來了！一直打到半夜，才各自睏了，累的睡著了。

到了天亮，則一人已經死了！還活著的兩人，一人名叫戴符，一人名為七十五，兩人也是受傷深重，只是幸而不死而已。

審訊時都說是共毆致死的，論抵也是無怨。可是兩人都說，夜晚昏黑之中，覺得有人來扭，即相扭，覺得有人毆打即還拳毆打，也不知道是誰扭我誰毆我，更不知道我所扭的是誰、所毆的又是誰了；身上受傷的重輕，要說



是某人打的，並不能驗證，就算把死叫起來問，更是不可能了啊，既然兩人都驗不清楚，任由官員隨意指一人來抵命，也不可以。

如過必要研訊某人，就算嚴刑逼求，也不過是得些胡說的供狀。這竟不知怎麼辦才好！就這樣相持月餘，正好戴符病死了！官員就藉以結案。

姚安公當時說：「此事真要追究的是那個起釁的人，也真的可以成獄。然而核其情詞，起釁者實不知誰了。要深入追查，不如隨意指一個人。可是迄今反覆追思，竟然還是想不出一種審問的法子，這刑官真的不容易當的啊！」

## 鬼疾

文安王岳芳說了一個故事，他的家鄉有個女巫，能視鬼，曾經到一家官宦人的宅子裡，她私下告訴家裡的僕婦說：

「某娘子床前有一隻女鬼，穿著慘綠的衫子，胸前都是血漬，頸項還被砍斷了，她不斷的反折頭首，倒懸在娘子的背後，形狀實在很恐怖，娘子大概快病了！」

隨即那位娘子真的寒熱大作，僕婦將女巫的話告訴家人，家裡人準備了冥紙和酒食送燒給那知女鬼，娘子的病隨即好了。

我曾說啊，這風寒暑暍的，都會讓人生病，何必是一定有鬼為祟呢？

一女巫說：「風寒暑暍引起的疾病，開始時也是漸漸發作，痊癒也是漸漸而減。這鬼病則是陡然而劇發，急急然而止。用這個來分別，都歷歷不失，不會有錯。」這話說得也是近理啊。

### 結交賓客

陳石閭說，在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有件舊事，有一個世家子弟，與平素友好的幾個客人到九如樓去觀劇。暢飲方酣，席間忽然有一個客人中惡仆倒在地。那人才被眾人扶掖起來灌救，他卻突然起坐，張目直視，他先是拊膺痛哭，責備兒子竟然到處冶游；又隨即齧齒握拳，數落在座的賓客誘引兒子。那詞色俱厲，好像要跳起來打架、噬咬一樣。

那個世家子識得是父親的語氣聲音，竟然匍匐戰慄，面無人色。那些一起來的客人也都瑟縮一旁，有的甚至想要潛逃，當場就有人踉蹌失足跌破了額頭，一時九如樓的賓客莫不嘆息！

當時陳石閭就是目擊者之一，只是他不肯說出那人的姓名而已。

先師阿文勤公說：「這大家子裡啊，要是都不通賓客，沒有賓客往來，則家裡的子弟不親士大夫，所見的只有家裡的老媽子和婢女僮僕奴隸而已，



這樣子有什麼好？可是大家子的賓客往來太廣了，必有淫朋匪友參雜其間，若有引誘或是狎昵來濡染，則家裡的子弟們就會有無窮之害啊！」

我這數十年來，歷歷檢驗自己所見所聞，深知先師的言語，真是一帖良藥啊！

## 死後也怨毒

五軍塞王生說過一個故事，有個種地的老父夜裡守著棗林，見到棗林外似有人影。他懷疑那是賊盜，偷偷的去等著，隨即有一人自東邊走來問他：

「你站在這裡有何事啊？」

那人說：「我死的時候，某人在一旁幸災樂禍，話還說的特高興，我記恨了二十多年了。今天他也被捉來了，我特地在這裡等著他，就要看他載著刑具被縲紮過去的樣子啊。」

這怨毒之於人啊，真是太厲害了！

## 亢滿

甲與乙兩人有嫌隙，甲婦並不知請。甲死了，妻子想再嫁，乙出了好價錢娶了她。三朝後，一起去拜訪兄嫂，回家路上，乙還特別繞路來到甲的墳

墓前。乙竟然拍著耕作的農人的肩膀，還有送飯來田壟邊的婦人大聲說：

「某甲啊，識的你的老婆嗎？」

那婦人羞愧極了，低著頭就要往樹幹撞過去。眾人紛紛牽挽那婦人救她，忽然一陣旋風颯颯，飛捲塵沙眯目，則夫婦兩人已經都失了魂了！被扶回家後，則有時醒來，有時又迷惘了，兩人竟然終身都不能痊癒。

我外祖家的老僕張才，是乙家的親戚，那場旋風吹迷兩人，也是他親眼目睹的。

這以直報怨，聖人也不能禁止，然而太過份的事，聖人也不做。黃帝《素問》篇寫著：「亢則害。」孔子《家語》寫：「滿則覆。」那個乙是亢極滿極啊！迷病了也是不冤他。

## 施食

僧人所誦的《餓口經》，詞語頗為俚俗，然而聽聞他們召魂施食的諸梵咒，則實在是佛祖所傳的啊！

我在烏魯木齊，偶然與同人談論這件事，有人相信、有人則否定。印房有個官奴名為白六，以前是劇盜的手下，專門當前鋒，被派遣去刺探的人，他聽了我們的談論，忽然說：



「這是真的，以前我遇到一戶大戶人家放燄口，我原想要趁亂偷竊，可是一直沒有機會。於是我伏臥高樓的簷角上，俯見僧人搖鈴誦咒之時，竟然有黑影無數，每一隻都有二三尺，或越過矮牆入內，或由小狗洞進入，那些黑影往來搖漾，凡是無人處都站滿了。等到撒米時，那些黑影忽聚忽散，忽前忽後，好像都來環繞攘奪，有仰接有俯拾的姿態，形態彷彿依稀是人，而顏色好像一縷輕煙，行狀也略似人形，只是不辨五官四體而已。」

所以說，連鬼魂都要求食，怎能不信世間有鬼呢？

### 真偽顛倒

後漢敦煌太守裴岑的《破呼衍王碑》，安放在巴里坤海子上關帝祠中。那是屯軍耕墾時，在土中挖掘出來的。這件事不見《後漢書》有記載，然而那座石碑上的碑文文句古奧，字畫渾樸，絕對不是後人所能偽造的，只是放置在偏僻的西域，無人摹搨，石刻的鋒稜還很完整。

乾隆三十五年，歲次庚寅，游擊劉存仁（此是其字，其名偶忘之矣，武進人也。）摹刻了一套木本，還灑上火藥，燃燒成為斑駁狀，看起來絕似古碑。二本都並傳於世，賞鑒家都以為舊石本是新的，新造的木本才是舊的。若與之分辯，那些個鑑賞家就傲然都不肯信。

真石碑真的存在，而造木本的時候也是很多人親見過，分辨的時候也有人證，但是這物品的真偽還是如此顛倒，更何況是千百年以前的事呢！

《易》經之象數，《詩》經的小序，還有《春秋》的三傳，或許聖人還親眼見過，當時也許是離古代還不遠，經師們教授傳教，也是事端依次有緒都能分明，但是宋儒們竟然說：「漢以前的人都是無知，所以我要理一理，以理知之啊。」這大概就像現在鑑賞家這一類的人吧！

## 獅子

康熙十四年，西洋進貢了獅子，皇宮裡的館閣前輩們多有賦吟詠這件事。相傳那獅子不久隨即逃逸而去，跑起來像陣風，九點鐘才掙脫鎖鑰，中午十二點就已經跑出了嘉峪關，這都是齊東語不足信，只是鄉野傳說罷了。

康熙聖祖南巡，船隊由衛河回鑾，船上還載著這隻獅子呢。先外祖母曹太夫人，曾於度帆樓的窗縫隙窺探皇家船隊，她說那隻獅子身如黃犬，尾巴像老虎而稍長，面圓如人臉，不像其他的野獸臉部狹削，獅子還被繫在船頭的將軍柱上，人給他一隻的小豬吃，獅子是這樣飼養的。

那隻小豬在岸上時還在號叫，一靠近船隨即噤不出聲。直到放在獅子前面，獅子俯首嗅一嗅，那隻小豬竟然驚怖而死了！

官船要解纜之時，那隻獅子忽然震吼一聲！宛如無數的銅鈺陡然合擊。外祖家的馬廄裡有十幾匹馬，隔著矮牆聽見獅吼！都戰慄伏倒在槽櫪之下，當官船遠去好一會兒了，都還不敢動，獅子真是百獸之王啊！

獅子剛送到的時候，當時的吏部侍郎阿公禮稗，曾拿著紙筆去面對面臨摹畫了一幅圖畫，阿公是當代的書畫家，臨摹寫生，畫出來的筆意真是精妙。那幅畫原是藏在博晰齋前輩家中，是阿公親手贈給博晰齋的祖父，後來賣給了我，我曾經請一位賞鑒家來題簽。那幅畫上，阿公原未署名，只好以元代曾有獻獅事為題，遂題寫《元人獅子真形圖》。

博晰齋說：「少宰丹青，原不在元人下。這個賞鑒家並沒有過逾誇大。」

## 唐人清鬼

乾隆二十五年，歲次庚辰，戈芥舟前輩扶乩，來的仙自稱是唐人張紫鸞，正要去瀛洲島找劉長卿，再一起去天姥峰遊覽。

有人叩問以事，仙於是寫了一首詩：「身從異域來，時見瀛洲島。日落晚風涼，一雁入雲杳。」隱示自己已是鴻冥物外，不願干預人世間的是非了。

戈芥舟與裨論詩，隨即欣然酬答，寫了幾首裨遊覽過的名勝《破石崖》、《天姥峰》、《廬山聯句》三篇而去。

戈芥舟當時正在編修《獻縣志》，就將這幾首詩附錄在縣志末。其中《破石崖》一篇，前為五言律詩八韻，對偶聲韻都是諧調的；但是第九韻以下，忽作鮑照的《行路難》、李太白《蜀道難》的文體。

唐代三百年的詩人都無此體裁，既特殊又不入格。其中以東、冬、庚、青四韻通押，仿韓昌黎的「此日足可惜」一詩；以穿鼻聲七韻為一部之例，又好似稍讀過一些古書的人。這大概只是個略涉文翰的鬼，偽托為唐代的人啊。

## 大方廣鏡

河城（在縣東十五里，隋代時樂壽縣的故城也。）西村民掘地，得了一塊銅鏡，寬度約一丈多，已經碰碎大半了。看見的人都拿一片回去，放置在室中，每晚放光光，凡數家都一樣。

這也是王度的神鏡嗎？真的能回應月之盈虧嗎？可是這殘破之餘，尚能如此，更是奇特至極了啊！

也許有人懷疑，這鏡子怎麼這樣大？我說這必定是漢景帝時，河間王劉德宮殿中的物件。陸機與弟弟雲書說：「隨代的仁壽殿中有大方鏡，廣丈餘，人走過去則寫人影。」一直到晉代都還沿用此制，在宮殿內放置大方廣鏡。



## 取古謬今

乾隆二十四、五年，歲次己卯、庚辰之間，在獻縣掘得一塊唐代張君平的墓志，是唐代第十六位皇帝，唐宣中大中七年，明經劉伸所撰寫的。

文字的字體筆畫還好，可是文章的內容實在是很鄙俚，我拓印下來，拿給李廉衣前輩看。

我說：「李前輩，你總是認為古人事事勝今人，這豈不是真的唐代文章耶？天下人老是互相誇耀。如果真的都是如此，都說善寫書法筆札的必稱晉，可當時也必有極其拙劣的字啊；

如果善吟詠的都稱唐，則當時也必定有極壞的詩作。並不是晉代人都像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一樣會寫字，也不是唐朝的酒鬼都像李白杜甫一樣會作詩啊。

這西施東施，實為一姓，都姓施；盜跖和柳下惠，還是同胞兄弟呢！這豈能美則俱美，賢則俱賢耶？」

就有賞鑒家得了一方宋硯，雖然滑不受墨也不能用，也是寶貝珍藏；得了一枚漢印，雖然也已經頽破謬不成文，也如珠似寶愛逾性命。

問：「這有何可取之處呢？」

都回答：「取其古啊！」

就連宋代的蘇東坡都有詩寫著：「嗜好與風俗各有其懸殊，猶如酸味和鹹味啊。」他說的還真是貼切啊。

## 曲理

交河有為老儒劉君琢，名璞，素行謹厚，在鄉里間以長者稱，他在我家設帳教授我家子弟凡二十多年，從兄懋園坦居，從弟東白羲軒，都是他的弟子也。

他年輕時到河間歲試歸家，中途遇大雨，借宿在民家，主人說：

「我家只有一座兩楹房屋，還可以住人，然而平時都有魅出來，也不知是狐還是鬼，你如果不怕，就解開行裝先住下來吧。」

劉君琢不得已只好住一夜，到了晚上睡覺，滅燭以後，窗上承塵之上，轟轟震響，猶如怒馬奔騰，君琢起身穿好衣冠，長揖行禮仰頭祝禱說：

「偃蹇寒儒，偶然宿在這裡，欲禍我耶？我不是你的仇人啊；欲戲我耶？我與你素不狎昵親近啊；欲逐我耶？今夜必定是趕不走我的，因為我明天一定會離開啊，何必多此擾擾嚷嚷耶？」

隨即聽見承塵上似老婆婆說：「客人說的很有道理，你們別太造次了喔。」



隨即又聽見足音橐橐然，向著西北隅去了，頓時寂然無聲了。

劉君琢曾將這件事告訴門人，他說：「遇到意外的橫逆，要平心靜氣，也許還能有解開之時。如果當就怒罵惡言，很可能會遭到拋磚擲瓦，人都要被打壞了啊。」

又劉景南曾將經租了一間寓所，遷入當夜，大為狐擾，景南訶責的說：「我自出錢租宅子，你們怎麼可以鳩占鵲巢呢！」

狐厲聲回答說：「如果你先住在這裡，我才來爭，就是我理曲。但是我住在這裡已經五六十了，誰人不知啊？你何處不可租宅子，而必要來這裡共住呢？你還要恃氣相凌，我怎麼肯讓你繼續住下去啊？」

劉景南次日又搬走了。

何勵庵先生說：「君琢所遇之狐能為理屈，景南所遇之狐能以理屈人。啊。」

先兄晴湖說：「叫狐狸曲容易，但是能屈於狐的，難啊！」

## 魂善魄惡

傳說道家有太陰煉形法，就算埋葬了數百年，一到期滿，則復生。但是這也只是傳說，並沒有人真的目睹這種事發生啊！而古代還有用水銀斂葬

的，則屍體可以不朽，這事就有人見過了。

董曲江說：「凡罪應戮屍的人，就算埋葬多年，都會屍體不朽。呂留良的墳墓遭判發棺焚骨時，人們打開他的棺木，那屍體竟然還面貌如生，當時受死時的刀刃處，還微有血痕。這是鬼神要留下他的屍體，再遭一次誅戮吧。」

某人（是董曲江的親族，當時舉其字，今忘之矣。）當時在浙江做官，奉旨意需親臨這件開棺戮屍的大事，當時，他是親眼目擊呂劉良的屍體。

然而此類不腐的屍體都不為崇，會作崇的被稱為「僵屍」。僵屍有兩種，其一是新屍還沒未斂葬的死人，忽然躍起追打人；其一是久葬而屍體不腐爛的，屍體變形如同魑魅，到了夜晚跑出來出遊，遇到人就攫捉，有人說那就是俗稱的「旱魃」，但是這些都是傳說，都沒有真確的證據來認定。

這人死了，則形、神就分離了啊！若神不附形，怎能知有知覺！還能運動？如果說神還能附著形體，那就是復生，活過來啊！怎麼又不是人了？而是為妖了呢？

且新死的屍體跳了起來，竟然會將自己的父母和子女，或抱著不肯放開？還將十指掐入肌骨？假使是真的無知覺了，又如怎麼可以踴躍跳跑了呢？

假使新死的屍體還有一息尚存，又怎麼會不認識自己的親人了呢？

那一定是邪物來憑藉了，或是戾氣所感，還是遊魂來付而為劇變啊！袁子才前輩所著的《新齊諧》記載「南昌士人行屍夜見其友」的故事，一開始殭屍出現的時後，對著他也是祈請，繼而感激，繼而淒戀，繼而變形，竟然要將他打倒吞噬了！

這正所謂人之魂善而魄惡，人之魂靈而魄愚笨吧。一開始那隻殭屍來的時候，還有一靈不泯，是魄附魂行走跑跳；這心事既然說完了，魂就去了！魂一散則百魄滯。魂在則為人，魂去就不是人了啊！

世上有移屍走影都是魄在做為，唯是有道之人，才為能制魄，這種說法也是言之鑿鑿，有他的精道之理，然而我始終懷疑有其他的緣故，這是我的一己之見了。

## 死同穴

任子田說了一個故事，他家鄉有個人在夜晚行走要回家，月光下竟然見到墓道的松柏間有兩人並坐，一個年輕的男子年約十六七歲，長相韶秀可愛，一個白髮垂垂的老婦人，形狀佝僂還拿手杖，看起來似七八十歲以上的人。兩人倚肩說笑語，看起來情意甚是相悅，他私心驚訝，那是個什麼樣的老淫婦，還敢和少年人狎昵？走的稍近些，那兩人竟然冉冉而滅。

第二天他詢問別人，那是誰家的墳塚，這才知道，那個年輕男人是早年夭亡了的丈夫，他的遺孀守寡婦五十多年才死，死後，子孫將兩人合穴同葬了。

《詩經》有：「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那是描寫情之至也。《禮》經也寫：「殷人之附也，離之；周人之附也，合之。善夫！」聖人通幽明之禮，所以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啊。若是不近人情，又怎知《禮》的義意呢？

### 假仙假佛假聖賢

族姪肇先說了一個故事，有個書生在僧寺讀書，遇到僧寺放燄口，他見僧人們威儀整肅，指揮號令，好像真的可以驅役鬼神。

那書生喟然的說：「冥司之敬佛教，儒教竟然不能相比。」

燈影朦朧間，有一個老人家回答那書生說：「經綸宇宙，惟賴聖賢，那些仙佛特以神道彌補聖賢所不及的地方。所以冥司之重聖賢，是在仙佛上。

然而所重的是真聖賢，若是假聖賢，則陰犯了天怒，其罪更在假仙假佛之上。

古風淳樸，假聖賢很少；但是這四五百年以來，冥間積累的這類假聖賢越來越多了，已經多到要新增了一處地獄了啊！



因為假釋道之徒，不過是說些巧妙的話來說人的罪福，誘人施捨些錢財而已，除非是要聚眾成黨，預備圖謀不軌之外，敢自稱是仙是佛的人啊，千萬中也無一人。但是儒者們自命是聖賢的人啊，比比皆是。

人民可以蠱惑，但是在神理之前，那些假聖賢就很難自圓其說了，所以在生之時，互相褒舉為聖賢者，死後沉淪到阿鼻地獄的真多啊！正因為儒者們貽害人心，被真聖賢所嫌惡的緣故。」

書生聽了驚駭愕然，他問：「這地府的事，老先生你是從哪裡知道的呢？」一彈指間，那個老人家已經消失了。

### 心腹倒戈

甲和乙兩人有夙怨，乙是日夜謀劃要扳倒甲。甲早就知道了，於是甲乃私下找一個同黨某人，找其它途徑入了乙家。

某人凡是都為乙謀劃，每件事都是算無遺策；凡是乙要有所作為的，某人都拿著甲給的資財，暗地裡添加運作，那當然是費用少少而事功加倍了！

就這樣過了一兩年，某人在乙家大見信用，乙對以前所倚任的人所說的話都不聽了，某人乃乘間對乙說：

「甲以前暗地裡調戲我的妻子，我都不敢講，然而我實在是恨之刺骨啊，

但是我又不能力敵，一直都不敢找他報仇。聽聞你也是有仇於甲，所以我效犬馬於門下。

這就是我為什麼對你盡心的緣故，為了要報答你知遇之情，也是為你籌謀，今天終於有機會扳倒甲了，是否可以一起謀劃呢？」

乙大喜過望，出了很多金錢叫他去籌謀扳倒甲的方法。

某拿著乙的金錢，為甲去行賂，只要需要賄賂的人都拿了好處。

陷井既然做成了！某就偽造甲的惡跡，還找來很多人作假證，某將這些事都報給了乙知道，還慫恿乙寫訟文去官廳告甲！

甲和乙一起到了公堂上，審問之下，則甲的惡事都是子虛烏有，沒有的事，叫來的證人都倒戈不認，乙遂一敗塗地，竟被判了誣告罪，要流放遠戍。

乙大為憤恚，可是乙和某相處久了，他平生的陰事，把柄都在他手上，乙不敢再告官了，最後乙竟然氣結而死！死的時候，發誓要訴於地下，然而，數十年過去了，終究都沒有有人得到報應。

這件事，議論的人很多，有人說是乙先發難的，甲勢不兩立，才鋌而走險，甲不過是自救之兵，其罪不在甲。

而某本來就是甲的反間，他的做法只是各為其主、忠其所事而已，之於



乙，就不算是負心，也不能加以論罪，所以鬼神也不理會啊。

這件事發生在康熙末年，《越絕書》有記載，子貢對越王說：「一有謀人之心，竟然叫對方知道了，危也。」這話說的真是對啊！

## 兄弟

同鄉里的人范鴻禧，與一隻狐友很親近，那隻狐喜歡喝酒，范鴻禧酒量也不差，一人一狐相約結拜為義兄弟，時常相對醉眠。

忽然那隻狐很久都不來了！

有一天，范鴻禧在秫田中遇見狐友，他奇怪的問牠：

「為什麼要放棄我？」

那隻狐掉頭說：「親兄弟還要相殘，還說什麼義兄弟耶？」

那隻狐不顧而去。原來是范鴻禧才與弟弟互告爭家產呢！

楊鐵崖《白頭吟》寫著：「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正與那隻狐所見相同啊。

## 速報

獻縣的捕役樊長，和同伴捕捉一個劇盜。那個盜匪武功高強，逃走了！

捕役和同伴們就綁了那個劇盜的妻子到官店（捕役拷盜之所，謂官店，實是私人居所也。）。

補役樊長的同伴將綁住女人的繩索鬆開，抱擁那個婦人調諢，婦人怕被打殺，噤聲也不敢稍動，只是俯首飲泣。

補役樊長突然看見，怒說：「誰無婦女？誰能保證自家的婦女不遭難落入他人之手？你敢這樣，我此刻隨即鳴官！」

同伴們隨即而止。當時是雍正四年七月十七日戌刻也。

捕役樊長的長女嫁為農家婦，也是在同一夜被盜匪所劫，已經都被剝光了衣服反綁了！都快受污辱了，也是被另一個盜賊呵斥而止。當時正是子刻，這中間僅僅相隔一刻而已。

第二天，捕役樊長聞報，仰面視天，舌橋不能下，久久都說不出話來。

### 賜雨纓帽

皇家賜裘文達公的宅第，在宣武門內石虎衛衛。裘文達的宅子之前是右翼宗學。宗學之前，是吳額駙府。吳額駙之前，是前明大學士周延儒的宅第。

那座宅第年代久遠，又規模深邃闊深，故不免時時有變怪，然而並不害人。



大廳的西邊有小屋兩楹，名為「好春軒」，是裘文達宴請、見賓客的地方；北壁有一門，又橫通小屋兩楹，僮僕夜宿其中，睡了以後，多被魅怪抬了出來，眾人竟然不知那是鬼是狐，所以那就沒人敢再去住了。

有個琴師錢生獨獨不怕，搬去那裡住下了，竟然也沒發生變異。那錢生面有癩風，臉皮上生了又白又紫的大斑塊，狀極老醜，蔣春農戲說：

「是尊容更勝於鬼，鬼也害怕逃走了啊。」

有一天，錢生關門外出，回來在房裡的桌上得了一頂雨纓帽，製作絕佳，全新的，眾人互相傳視，莫不駭笑。由此而知，在這裡的是是狐不是鬼，那帽子竟然無人敢要。

錢生說：「我老病龍鍾，老是被人厭賤，除了司空以外（文達公時為工部尚書。），憐惜我的沒幾個。我的帽子舊了，是此狐哀我貧窮啊！」

錢生欣然取來戴上，那狐也不來拿回去。那果然是贈給錢生的？贈帽子給錢生的又是何意耶？這真叫人不可解啊！

## 觸倒父母

我曾經與少司寇杜凝臺一同住宿在南石槽，聽見兩家的轎夫在一起說話。

其中一人說：「昨日發生怪事了，我表兄朱某，在海淀為人守墓，因入

城未返家，他的子妻一個人在家。

她卻聽見園中的老樹下有互鬥的聲音，朱家表嫂有些害怕，就戳破窗紙向外偷看，居然看二個人攘臂奮擊，在打架！

一個老翁高舉手杖隔之也不能阻擋對方！隨即兩人相搏，都仆倒在地，還一起現形，變成兩隻狐！

兩隻狐打架，跳踉擺撥，方才打倒老翁的那人倒地了，老翁蹶起，一手按著一隻狐，大聲呼叫說：『逆子不孝，朱五嫂可助我！』

朱家表嫂嚇壞了，伏在窗後都不敢出去，那老翁頓足說曰：『我這就去訴諸土神。』恨恨而散。

次夜，朱家表嫂又聽見滿園子鈴鐺聲響，好像在搜捕什麼，她覺得茶几上的瓦瓶似有微微震動，奇怪的去檢視瓦瓶，瓶中居然有小小聲音說：

『拜託你別說，我會報恩。』

朱家表嫂怒說：『父母之恩還不肯報，還能報誰的恩啊！』她舉瓶擲向門外的墓碑石桌上，砰的一聲，碎了！隨即聽見嗷嗷的叫聲，好像被捉了。」

一轎夫說：「觸倒父母，是什麼大事啊？還要被土神捉去，實在很恐怖啊！」

杜凝臺看著我笑說：「也只有轎夫才會這樣講啊。」

## 求福懺悔

鄰里有個張婆婆，她自言：「我以前是個走無常的，今後終於可以不必再做了，我以前曾到過陰府，也曾經問過冥吏，我問啊：

『事奉佛，是否有益呢？』

冥吏說：『佛只是勸人為善。為善的自受福報，也不是佛降福給你。若是供養祈求佛降福，你想想，廉吏還不受賄賂呢，你幾時見佛也受賄賂呢？』

我又問：『懺悔是否有益？』

冥吏說：『懺悔須勇猛精進，傾力弭補之前的罪愆。現在人懺悔，只是磕頭祈求免罪，又有什麼益處耶？』

這種話，絕對不是巫者願意說明白講清楚的，好像是真有明白人說給她知道的啊。

第十卷  
如是我聞四

長山聶松巖言，安邱張卯君先生家有書樓，為狐所據，每與人對語。媼婢僮僕，凡有隱匿，必對眾暴之。一家畏若神明，惕惕然不敢作過。斯亦能語之繩規，無形之監史矣。然奸黠者，或敬事之，則諱其所短，不肯質言。蓋聰明有餘，正直則不足也，斯狐之所以為狐歟！

滄州插花廟老尼董氏言，嘗夜半睡醒，聞佛殿磬聲鏗然，如有人禮拜者。次日告其徒，曰：「師耳鳴。」至夜復然，乃潛起躡足窺之。佛光青熒，依稀辨物，見擊磬者，乃其亡師；一少婦對佛長跪，喁喁絮祝，回面向內，不識為誰。細聽所祝，則為夫病求福也。恐怖失措，觸朱 有聲。陰氣冥蒙，燈光驟暗。再明，則已無睹矣。先外祖雪峰張公曰：「此少婦已入黃壤，猶憂夫病，聞之使人增忼儻之情。」董尼有言，近一賣花老媼，夜經某氏墓，突見某夫人魂

立樹下，以手招之。無路可避，因戰慄拜謁。某夫人曰：「吾夜夜在此，待一相識人寄信，望眼幾穿，今乃見爾。歸告我女我婿，一切陰謀，鬼神皆已全知，無更枉拋心力。吾在冥府，大受鞭笞，地下先亡，更人人唾罵，無地自容，惟日避此樹邊，苦雨淒風，酸辛萬狀，尚不知沉淪幾輩，得付轉輪。似聞須所奪小郎貲財，耗散都盡，始冀有生路也。又婿有密札數紙，病中置螺甸小篋中，囑其檢出毀滅，免得他日口實。」叮嚀再三，嗚咽而滅。媪潛告其女。女怒曰：「為小郎游說耶？」迨於篋中見前札，乃始悚然。後女家日漸消敗。親串中知其事者，皆合掌曰：「某夫人生路近矣。」

烏魯木齊提督巴公彥弼言，昔從征烏什時，夢至一處山麓，有六七行幄，而不見兵衛，有數十人出入往來，亦多似文吏。試往窺視，遇故護軍統領某公（某名凡五字，公以滾舌音急呼之，今不能

記。）。握手相勞苦，問：「公久逝，今何事到此？」曰：「吾以平生拙直，得受冥官，今隨軍籍記戰沒者也。」見其几上諸冊，有黃色、紅色、紫色、黑色數種。問：「此以旗分耶？」微笑曰：「安有紫旗、黑旗？（雖舊有黑旗，以黑色夜中難辨，乃改為藍旗，此公蓋偶未知也。）此別甲乙之次第耳。」問：「次第安在？」曰：「赤心為國，奮不顧身者，登黃冊；恪遵軍令，寧死不撓者，登紅冊；隨眾驅馳，轉輾而殞者，登紫冊；倉皇奔潰，無路求生，蹂踐裂屍，追殲斷脰者，登黑冊。」問：「同時受命，血濺屍橫，豈能一一區分，毫無舛誤？」曰：「此惟冥官能辨矣。大抵人亡魂在，精氣如生。應登黃冊者，其精氣如烈火熾騰，蓬蓬勃勃；應登紅冊者，其精氣如烽煙直上，風不能搖；應登紫冊者，其精氣如雲漏電光，往來閃爍。此三等中，最上者為神明，最下者亦歸善道。至應登黑冊者，其精氣瑟縮摧頽，如死灰無燄，在朝廷褒崇忠義，自一例哀榮，

陰曹則以常鬼視之，不復齒數矣。」巴公側耳敬聽，悚然心折，方欲自問將來，忽炮聲驚覺。後常以告麾下，曰：「吾臨陣每憶斯語，便覺捐身鋒鏑，輕若鴻毛。」

《夜燈叢錄》載謝梅莊戇子事，而不知戇子姓盧名志仁，蓋未見梅莊自作戇子傳，僅據傳聞也。霍京兆易書，成癸蘇圖時，轎夫王二與戇子事相類，後歿於塞外，京兆哭之慟。一夕，忽聞帳外語曰：「羊被盜矣，可急向西北追。」出視果然，聽其語音，灼然王二之魂也。京兆有一僕方辭歸，是日睹此異，遂解裝不行，謂其曹曰：「恐冥冥王二笑人。」

滄州瞽者蔡某，每過南山樓下，即有一叟邀之彈唱，且對飲。

漸相狎，亦時至蔡家共酌，自云：「姓蒲，江西人，因販磁到此。」

久而覺其為狐。然契合甚深，狐不諱，蔡亦不畏也。會有以閨闈蜚語涉訟者，眾議不一，偶與言及，曰：「君既通靈，必知其審。」狐艷然曰：「我輩修道人，豈干預人家瑣事。夫房幃秘地，男女幽期，曖昧難明，嫌疑易起，一犬吠影，每至於百犬吠聲。即使果真，何關外人之事？乃快一日之口，為人子孫數世之羞，斯已傷天地之和，召鬼神之忌矣。況蛇杯弓影，恍惚無憑，而點綴鋪張，宛如目睹，使人忍之不可，辨之不能，往往致抑鬱難言，含冤畢命。其怨毒之氣，尤歷劫難消，苟有幽靈，豈無業報？恐刀山劍樹之上，不能不為是人設一座也。汝素樸誠，聞此事亦當掩耳，乃考求真偽，意欲何為？豈以失明不足，尚欲犁舌乎？」投杯逕去，從此遂絕。蔡愧悔，自批其頰，恒述以戒人，不自隱匿也。

舅氏張公夢徵言，所居吳家莊西，一丐者死於路，所畜犬守之

不去。夜有狼來啖其屍，犬奮齧不使前。俄諸狼大集，犬力盡踣，遂並為所啖，惟存其首，尚雙目怒張，皆如欲裂。有佃戶守瓜田者親見之。又程易門在烏魯木齊，一夕有盜入室，已逾牆將出，所畜犬追齧其足，盜抽刃斲之，至死齧終不釋，因就擒。時易門有僕曰龔起龍，方負心反噬。皆曰：「程太守家有二異，一人面獸心，一獸面人心。」

余在烏魯木齊日，驍騎校薩音綽克圖言，曩守江山口卡倫，一日將曙，有烏啞啞對戶啼，惡其不吉，引骹矢射之，噉然有聲，掠乳牛背上過。牛駭而奔，呼數卒急追。入一山坳，遇耕者二人，觸一人仆，扶視無大傷，惟足跛難行，問其家不遠，共舁送歸。入室坐未定，聞小兒連呼有賊，同出助捕，則逃遣犯韓雲，方逾垣盜食其瓜，因共執焉。使烏不對戶啼，則薩音綽克圖不射；薩音綽克圖

不射，則牛不驚逸；牛不驚逸，則不觸人仆；不觸人仆，則數卒不至其家；徒一小兒見人盜瓜，其勢必不能繫縛。乃轉輾相引，終使受繫伏誅。此烏之來，豈非有物憑之哉？蓋雲本劇寇，所劫殺者多矣。爾時雖無所睹，實與劉剛遇鬼因果相同也。

又佐領額爾赫圖言，曩守吉木薩卡倫，夜聞團焦外嗚嗚有聲，人出逐，則漸退。人止則止，人返則復來，如是數夕。一戍卒有膽，竟操刃隨之，尋聲迤邐入山中，至一僵屍前而寂。視之，有野獸齧食痕，已久枯矣。卒還以告。心知其求瘞也，具棺葬之。遂不復至。夫神識已離，形骸何有？此鬼沾沾於遺蛻，殊未免作繭自纏。然螻蟻魚鰲之談，自莊生之曠見。豈能使含生之屬，均如太上忘情？觀於茲事，知棺衾必慎，孝子之心；胔骼必藏，仁人之政。聖人通鬼神之情狀，何嘗謂魂升魄降，遂冥冥無知哉？

獻縣令某，臨歿前，有門役夜聞書齋人語曰：「渠數年享用奢華，祿已耗盡。其父訴於冥司，探支來生祿一年治未了事，未知許否也？」俄而令暴卒。董文恪公嘗曰：「天道凡事忌太甚，故過奢過儉，皆足致不祥。然歷歷驗之，過奢之罰，富者輕，而貴者重；過儉之罰，貴者輕，而富者重。蓋富而過奢，耗已財而已；貴而過奢，其勢必至於貪婪，權力重則取求易也。貴而過儉，守已財而已；富而過儉，其勢必至於刻薄，計較明則機械多也。士大夫時時深念，知益己者必損人。凡事留其有餘，則召福之道也。」

小奴玉保言，特納格爾農家，忽一牛入其牧群，甚肥健，久而無追尋者，詢訪亦無失牛者，乃留畜之。其女年十三四，偶跨此牛往親串家，牛至半途，不循蹊徑，負女渡嶺驀澗，直入亂山。崖陡

谷深，墮必糜碎，惟抱牛頸呼號，樵牧者聞聲追視，已在萬峰之頂，漸滅沒於煙靄間。其或飼虎狼，或委谿壑，均不可知矣。皆咎其父貪攘此牛，致罹大害。余謂此牛與此女，合是夙冤，即驅逐不留，亦必別有以相報也。

故城刁飛萬言，一村有二塾師，雨後同步至土神祠，踞砌對談，移時未去。祠前地淨如掌，忽見空起似字跡，共起視之，則泥土杖畫十六字曰：「不趁涼爽，自課生徒，溷入書館，不亦愧乎？」蓋祠無居人，狐據其中，怪二人久聒也。時程試方增律詩，飛萬戲曰：「隨手成文，即四言叶韻，我愧此狐。」

飛萬又言，一書生最有膽，每求見鬼，不可得。一夕，雨霽月明，命小奴攜罌酒詣叢塚間，四顧呼曰：「良夜獨游，殊為寂寞，

泉下諸友，有肯來共酌者乎？」俄見磷光熒熒，出沒草際。再呼之，嗚嗚相距丈許，皆止不進。數其影約十餘，以巨杯挹酒，灑之，皆俯嗅其氣。有一鬼稱酒絕佳，請再賜。因且灑且問曰：「公等何故不輪迴？」曰：「善根在者轉生矣，惡貫盈者墮獄矣。我輩十三人，罪根未滿，待輪迴者四；業報沉淪，不得輪迴者九也。」問：「何不懺悔求解脫？」曰：「懺悔須及未死時，死後無著力處矣。」灑酒既盡，舉罍視之，各踉蹌去。中一鬼回首叮嚀曰：「餓鬼得飮壺觴，無以報德，謹以一語奉贈：『懺悔須及未死時也。』」

翰林院筆貼式伊實，從征伊犁時，血戰突圍，身中七矛。越兩晝夜復甦，疾馳一晝夜，猶追及大兵。余與博晰齋同在翰林時，見有傷痕，細詢顛末。自言：「被創時，絕無痛楚，但忽如沉睡。既而漸有知覺，則魂已離體，四顧皆風沙瀕洞，不辨東西。了然自知

為已死，倏念及子幼家貧，酸徹心骨，便覺身如一葉，隨風漾漾欲飛；倏念及虛死不甘，誓為厲鬼殺賊，即覺身如鐵柱，風不能搖。徘徊佇立間，方欲直上山頂，望敵兵所在，俄如夢醒，已僵臥戰血中矣。」晰齋太息曰：「聞斯情狀，使人覺戰死無可畏，然則忠臣烈士，正復易為，人何憚而不為也！」

里有古氏，業屠牛，所殺不可縷數。後古叟目雙瞽，古媪臨歿時，肌膚潰裂，痛苦萬狀，自言：「冥司仿屠牛之法宰割我。」呼號月餘，乃終。侍姬之母沈媪親見其事。殺業至重，牛有功於稼穡，殺之業尤重。《冥祥記》載晉庾紹之事，已有「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之語。此牛戒之最古者。《宣室志》載夜叉與人雜居則疫生，惟避不食牛人。《酉陽雜俎》亦載之。今不食牛人遇疫，實不傳染，小說固非盡無據也。

海寧陳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壇者，安溪李文貞公也。

公拜問涉世之道，文貞判曰：「得意時毋太快意，失意時毋太快口，則永保終吉。」公終身誦之，嘗誨門人曰：「得意時毋太快意，稍知利害者能之；失意時毋太快口，則賢者或未能。夫快口豈特怨尤哉！夷然不屑，故作曠達之語，其招禍甚於怨尤也。」余因憶先高祖《花王閣》剩稿中載，宋盛陽先生（諱大壯，河間諸生，先高祖之外舅也。）贈詩曰：「狂奴猶故態，曠達是牢騷。」與公所論殆似重規疊矩矣。

有額魯特女，為烏魯木齊民間婦，數年而寡。婦故有姿首，媒妁日叩其門，婦謝曰：「嫁則必嫁。然夫死無子，翁已老，我去將誰依？請待養翁事畢，然後議。」有欲入贅其家代養其翁者，婦又謝曰：「男子性情不可必，萬一與翁不相安，悔且無及。亦不可。」

乃苦身操作，翁溫飽安樂，竟勝於有子時。越六七年，翁以壽終。營葬畢，始痛哭別墓，易彩服升車去。論者惜其不貞，而不能不謂之孝。內閣學士永公時鎮其地，聞之歎曰：「此所謂質美而未學。」

新城王符九言，其友人某，選貴州一令，貸於西商，抑勒剝削，機械百出。某迫於程限，委曲遷就，而西商枝節益多。爭論至夜分，始茹痛書券；計券上百金，實得不及三十金耳。西商去後，持金貯篋，方獨坐太息。忽聞簷上人語曰：「世間無此不平事！公太柔懦，使人憤填胸臆。吾本意來盜公，今且一懲西商，為天下窮官吐氣也。」某悸不敢答。俄屋角窸窣有聲，已越垣逕去。次日，聞西商被盜，篋中新舊借券，皆席捲去矣。此盜殊多俠氣。然亦西商所為太甚，干造物之忌，故鬼神巧使相值也。

許文木言，其親串有得新官者，盛具牲醴享祖考。有巫能視鬼，竊語人曰：「某家先靈受祭時，皆顏色慘沮，如欲下淚，而後巷某甲之鬼，乃坐對門屋脊上，翹足而笑。是何故也？」後其人到官，未久即服法，始悟其祖考悲泣之由。而某甲之喜，則終不解。久而有知其陰事者，曰：「某甲女有色，是嘗遣某嫗，誘以金珠，同宿數夕，人不知而鬼知也。」誰謂冥冥可墮行哉！

王梅序孝廉言，交河城西有古墓，林木叢雜，云藏妖魅，犯之者多患寒熱。樵牧不敢近。一老儒耿直負氣，由所居至縣城，其地適中，過必憩息，偃蹇傲倪，竟無所見聞，如是數年。一日，又坐墓，袒裼納涼，歸而發狂譫語曰：「曩以汝為古君子，故任汝放誕，未敢侮汝。汝近乃作負心事，知從前規言矩步，皆貌是心非，今不復畏汝矣。」其家再三拜禱，昏憤數日，自是索然氣餒，每經其地，

輒俯首疾趨。觀此知魅不足畏，心苟無邪，雖凌之而不敢校；亦觀此而知魅大可畏，行苟有玷，雖秘之而皆能窺。

門人蕭山汪生輝祖，字煥曾，乾隆乙未進士，今為湖南寧遠縣知縣。未第時，久於幕府，撰《佐治藥言》二卷。中載近事數條，頗足以資法戒。其一曰：孫景溪先生，諱爾周。令吳橋時，幕客葉某，一夕方飲酒，偃臥於地，歷二時而蘇。次日，閉戶書黃紙疏，赴城隍廟拜燬。莫喻其故。越六日，又偃仆如前，良久復起，則請遷居於署外。自言：「八年前，在山東館陶幕，有士人告惡少調其婦。本擬請主人專懲惡少，不必婦對質。而問事謝某，欲窺婦姿色，慫恿傳訊，致婦投環，惡少亦抵法。今惡少控於冥府，謂婦不死則渠無死法，而婦死由內幕之傳訊。館陶城隍神移牒來拘。昨具疏申辨，謂婦本應對質，且造意者為謝某。頃又移牒，謂：『傳訊之意

在窺其色，非理其冤，念雖起於謝，筆實操於葉，謝已攝至，葉不容寬。『余必不免矣。』越夕而殞。其一曰：浙江臬司同公言，乾隆乙亥秋審時，偶一夜潛出察諸吏治事狀，皆已酣寢，惟一室燈燭明。穴窗竊窺，見一吏方理案牘，几前立一老翁一少婦，甚駭異，姑視之。見吏初抄一簽，旋毀稿更書，少婦斂衽退，又抽一卷沉思良久，書一簽，老翁亦揖而退。傳詰此吏，則先理者，為臺州因奸致死一案，初擬緩決，旋以身列青衿，敗檢釀命，改情實；後抽之卷，為寧波疊毆致死一案，初擬情實，旋以索逋理直，死由還毆，改緩決。知少婦為捐生之烈魄，老翁累囚之先靈矣。其一曰：秀水縣署有愛日樓，板梯久毀，陰雨輒聞鬼泣聲。一老吏言，康熙中，令之母善誦佛號，因建此樓。雍正初有令挈幕友胡姓來，盛夏不欲見人，獨處樓中，案牘飲食皆繼而上下。一日，聞樓上慘號聲，從者急梯而上，則胡裸體浴血，自刺其腹，並碎剝周身，如刻畫。自

云：「曩在湖南某縣幕，有姦夫殺本夫者，姦婦首於官，吾恐主人有失察咎，以訪拿報，婦遂坐磔。頃見一神引婦來，刺刃於吾腹，他不知也。」號呼越夕而死。其一曰：吳興某以善治錢穀有聲，偶為同事者所慢，因密訐其寢盜陰事於上官，竟成大獄。後自齧其舌而死。又無錫張某在歸安令裘魯青幕，有姦夫殺本夫者，裘以婦不同謀，欲出之，張大言曰：「趙盾不討賊為殺君，許止不嘗藥為弑父，《春秋》有誅意之法，是不可縱也。」婦竟論死。後張夢一女，子披髮持劍，搏膺而至曰：「我無死法，汝何助之急也？」以刃刺之，覺而刺處痛甚。自是夜夜為厲，以至於死。其一曰：蕭山韓其相先生，少工刀筆，久困場屋，且無子，已絕意進取矣。雍正癸卯，在公安縣幕，夢神語曰：「汝因筆孽多，盡削祿嗣。今治獄仁恕，賞汝科名及子，其速歸。」未以為信，次夕夢復然。時已七月初旬，答以試期不及。神曰：「吾能送汝也。」寤後急理歸裝，江行風利，

八月初二日竟抵杭州，以遺才入闈中式。次年，果舉一子。煥曾篤實有古風，其所言當不妄。又所記囚關絕嗣一條曰：平湖楊研耕，在虞鄉縣幕時，主人兼署臨晉，有疑獄久未決。後鞫實為弟毆兄死，夜擬讞牘畢，未及滅燭而寢，忽聞牀上鉤鳴，帳微啟，以為風也。少頃復鳴，則帳懸鉤上，有白鬚老人跪牀前叩頭。叱之不見，而几上紙翻動有聲，急起視，則所擬讞牘也。反覆詳審，罪實無枉，惟其家四世單傳，至其父始生二子，一死非命，一又伏罪，則五世之祀斬矣。因毀稿存疑如故。蓋以存疑為是也。余謂以王法論，滅倫者必誅；以人情論，絕祀者亦可憫。生與殺皆礙，仁與義竟兩妨矣。如必委曲以求通，則謂殺人者抵以死，死者之冤已伸，伸己之冤以絕祖父之祀，其兄有知，必不願。使其竟願，是無人心矣。雖不抵不為枉，是一說也。或又謂情者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也，使凡僅兄弟二人者，弟殺其兄，哀其絕祀皆不抵，則奪產殺兄者多矣，

何法以正倫紀乎？是又未嘗非一說也。不有皋陶，此獄實為難斷，存以待明理者之論定可矣。

姚安公言，昔在舅氏陳公德音家，遇驟雨，自己至午乃息，所雨皆漚麻水也。時西席一老儒方講學，眾因叩曰：「此雨究竟是何理？」老儒掉頭面壁曰：「子不語怪。」

劉香畹言，曩客山西時，聞有老儒經古塚，同行者言中有狐，老儒詈之，亦無他異。老儒故善治生，冬不裘，夏不絺，食不肴，飲不葷，妻子不宿飽，銖積鎰累得四十金，溶為四錠，秘緘之，而對人自訴無擔石。自詈狐後，所儲金或忽置屋顛樹杪，使梯而取；或忽在淤泥淺水，使濡而求；甚或忽投圜，使探而濯；或移易其地，大索乃得；或失去數日，從空自墮；或與客對坐，忽納於帽簷；

或對人供揖，忽鏗然脫袖，千變萬化，不可思議。一日，突四錠躍擲空中，如蛺蝶飛翔，彈丸擊觸，漸高漸遠，勢將飛去，不得已，焚香拜祝，始自投於懷，自是不復相黷，而講學之氣燄，已索然盡矣。說是事時，一友曰：「吾聞以德勝妖，不聞以詈勝妖也，其及也固宜。」一友曰：「使周張程朱詈，妖必不興，惜其古貌不古心也。」一友曰：「周張程朱必不輕詈，惟其不足於中，故悻悻於懷也。」香畹首肯曰：「斯言洞癥結矣。」

香畹又言，一孝廉頗善儲蓄，而性嗇。其妹家至貧，時逼除夕，炊煙不舉，冒風雪徒步數十里，乞貸三五金，期明春以其夫館穀償，堅以窘辭。其母涕泣助請，辭如故。母脫簪珥付之去，孝廉如弗聞也。是夕，有盜穴壁入，罄所有去，迫於公論，弗敢告官捕。越半載，盜在他縣敗，供曾竊孝廉家，其物猶存十之七，移牒來問，又迫於

公論，弗敢認。其婦惜財不能忍，因遣子往認焉。孝廉內愧，避弗見客者半載。夫母子天性，兄妹至情，以嗇之故，人如陌路，此真聞之扼腕矣。乃盜遽乘之，使人一快；失而弗敢言，得而弗敢取，又使人再快；至於椎心茹痛，自匿其瑕，復敗於其婦，瑕終莫匿，更使人不勝其快。顛倒播弄，如是之巧，謂非若或使之哉？然能愧不見客，吾猶取其足為善，充此一愧，雖以孝友聞，可也。

盧霽漁編修，患寒疾，誤延讀《景岳全書》者，投人參，立卒。太夫人悔焉，哭極慟，然每一發聲，輒聞板壁格格響，夜或繞牀呼阿母，灼然辨為霽漁聲。蓋不欲高年之過哀也。悲哉，死而猶不忘親乎？

海陽鞠前輩庭和言，一宦家婦臨卒，左手挽幼兒，右手挽幼女，嗚咽而終，力擘之乃釋，目炯炯尚不瞑也。後燈前月下，往往遙見

其形。然呼之不應，問之不言，招之不來，即之不見，或數夕不出，或一夕數出，或望之在某人前，而某人反無睹，或此處方睹，而彼處又睹，大抵如泡影空花，電光石火，一轉瞬而即滅，一彈指而倏生。雖不為害，而人人意中有一先亡夫人在，故後妻視其子女，不敢生分別心，婢媪僮僕，視其子女，亦不敢生凌侮心。至男婚女嫁，乃漸不睹，然越數載，或一見。故一家恒慄慄危懼，如在其旁。或疑為狐魅所托，亦是一說。惟是狐魅擾人，而此不近人，且狐魅又何所取義，而辛辛苦十餘年，為時時作此幻影哉？殆結戀之極，精靈不散，而為人子女者，知父母之心，歿而彌切如是也。其亦可以愴然感乎？

庭和又言，有兄死而吞噬其孤姪者，迫脅侵蝕，殆無以自存。

一夕，夫婦方酣眠，忽夢兄倉皇呼曰：「一起起，火已至！」醒而煙

餓迷漫，無路可脫，僅破窗得出。喘息未定，室已崩摧；緩須臾，則灰燼矣。次日，急召其姪，盡還所奪。人怪其數朝之內，忽跣忽夷，其人流涕自責，始知其故。此鬼善全骨肉，勝於為厲多多矣。

高淳令梁公欽，官戶部額外主事時，與姚安公同在四川司。是時六部規制嚴，凡有故不能入署者，必遣人告掌印，掌印遣牒司務，司務每日匯呈堂，謂之出付，不能無故不至也。一日，梁公不入署，而又不付，眾疑焉。姚安公與福建李公根侯，寓皆相近，放衙後，同往視之。則梁公昨夕睡後，忽聞砰訇撞觸聲，如怒馬騰踏，呼問無應者，悸而起視，乃二僕一御者，裸體相搏，捶擊甚苦，然皆緘口無一言。時四鄰已睡，寓中別無一人，無可如何，坐視其鬥，至鐘鳴乃並仆。迨曉而蘇，傷痕鱗疊，面目皆敗，問之都不自知，惟憶是晚同坐後門納涼，遙見破屋址上有數犬跳踉，戲以磚擲之，嗥

而跳。就寢後，遂有是變。意犬本是狐，月下視之未審歟？梁公泰和人，與正一真人為鄉里，將往陳訴。姚安公曰：「狐自遊戲，何預於人？無故擊之，曲不在彼，袒曲而攻直，於理不順。」李公亦曰：「凡僕隸與人爭，宜先克己。理直尚不可縱，使有恃而妄行，況理曲乎？」梁公乃止。

乾隆乙未會試前，一舉人過永光寺西街，見好女立門外，意頗悅之，托媒關說以三百金納為妾，因就寓其家，亦甚相得。迨出闈返舍，則破窗塵壁，闐無一人；污穢堆積，似廢壞多年者。訪問鄰家，曰：「是宅久空，是家來住僅月餘，一夕自去，莫知所往矣。」或曰：「狐也，小說中蓋嘗有是事。」或曰：「是女為餌，竊貲遠遁，偽為狐也。夫狐而為人，斯亦黠矣；人而為狐，不更黠乎哉？」余居京師五六十年，見此類者不勝數，此其一耳。

汪御史泉香言，布商韓某，昵一狐女，日漸尪羸。其侶求符籙効禁，暫去仍來。一夕，與韓共寢，忽披衣起坐曰：「君有異念耶？何忽覺剛氣砭人，刺促不寧也？」韓曰：「吾無他念。惟鄰人吳某，逼於償負，鬻其子為歌童。吾不忍其衣冠之後淪下賤，措四十金欲贖之，故轉輾未眠耳。」狐女蹶然推枕曰：「君作是念，即是善人。害善人者有大罰，吾自此逝矣。」以吻相接，噓氣良久，乃揮手而去。韓自是壯健如初。

戴遂堂先生曰：「嘗見一巨公，四月八日，在佛寺禮懺放生。

偶散步花下，遇一遊僧合掌曰：『公至此何事？』曰：『作好事

也。』又問：『何為今日作好事？』曰：『佛誕日也。』又問：『佛

誕日乃作好事，餘三百五十九日，皆不當作好事乎？公今日放生，

是眼前功德，不知歲歲庖廚之所殺，足當此數否乎？」巨公猝不能對。知客僧代叱曰：「貴人護法，三寶增光，窮和尚何敢妄語？」遊僧且行且笑曰：「紫衣和尚不語，窮和尚不得不語也。」掉臂逕出，不知所往。一老僧竊歎曰：「此閻黎大不曉事，然在我法中，自是突聞獅子吼矣。」昔五臺僧明玉嘗曰：「心心念佛，則惡意不生，非日念數聲佛，為功德也；日日持齋，則殺業永除，非月除數日，即為功德也。燔炙肥甘，晨昏厭飫，而月限某日某日不食肉，謂之善人。然則苞苴公行，簞簋不飭，而月限某日某日不受錢，謂之廉吏乎？」與此遊僧之言若相印合。李杏甫總憲則曰：「此為彼教言之耳。士大夫終身茹素，勢必不行，得數日持月齋，則此數日可減殺；得數人持月齋，則此數人可減殺。不愈於全不持乎？」是亦見智見仁，各明一義。第不知明玉尚在，尚有所辯難否耳？

恒王府長史東鄂洛（據八旗氏族譜，當為董鄂。然自書為東鄂，案牘冊籍，亦書為東鄂，《公羊傳》所謂名從主人也。）謫居瑪納斯，烏魯木齊之支屬也。一日詣烏魯木齊，因避暑夜行，息馬樹下，遇一人半跪。問起居，云是戍卒劉青。與語良久，上馬欲行。青曰：「有瑣事乞公寄一語，印房官奴喜兒欠青錢三百，青今貧甚，宜見還也。」次日見喜兒，告以青語，喜兒駭汗如雨，面色如死灰，怪詰其故，始知青久病死。初死時，陳竹山閱其勤慎，以三百錢付喜兒市酒脯青錢奠之。喜兒以青無親屬，遂盡乾沒，事無知者，不虞鬼之見索也。竹山素不信因果，至是悚然曰：「此事不誣，此語當非依托也。吾以為為人生作惡，特畏人知，人不及知之處，即可為所欲為也。今乃知無鬼之論，竟不足恃。然則負隱隱者，其可慮也夫。」

昌吉平定後，以軍俘逆黨子女，分賞諸將。烏魯木齊參將某，實司其事。自取最麗者四人，教以歌舞，脂香粉澤，彩服明璫，儀態萬方，宛如嬌女，見者莫不傾倒。後遷金塔寺副將，屆期啟行，諸童檢點衣裝，忽篋中繡履四雙，翩然躍出，滿堂翔舞，如蛺蝶群飛。以杖擊之，乃墮地，尚蠕蠕欲動，呦呦有聲。識者訝其不祥。行至辟展，以鞭撻臺員，為鎮守大臣所劾，論戍伊犁，竟卒於謫所。

至危至急之地，或忽出奇焉；無理無情之事，或別有故焉。破格而為之，不能膠柱而斷之也。吾鄉一媼，無故率媼嫗數十人，突至鄰村一家，排闥強劫其女去。以為尋釁，則素不往來；以為奪婚，則媼又無子。鄉黨駭異，莫解其由。女家訟於官，官即出牒拘攝。媼已攜女先逃，不知蹤跡。同行婢媼亦四散逋亡。累緹多人，輾轉推鞠，始有一人吐實曰：「媼一子病療垂歿，媼撫之慟曰：『汝死

自命，惜哉不留一孫，使祖父竟為餓鬼也。』子呻吟曰：『孫不可必得，然有望焉。吾與某氏女私昵，孕八月矣。但恐產必見殺耳。』子歿後，媪咄咄獨語十餘日，突有此舉，殆劫女以全其胎耳。』官憮然曰：『然則是不必緝，過二三月自返耳。』屆期，果抱孫自首。官無如之何，僅斷以不應重律，擬杖納贖而已。此事如兔起鶻落，少縱即逝，此媪亦捷疾若神矣。安靜涵言：「其攜女宵遁時，以三車載婢媪與己，分四路行，故莫測所在；又不遵官路，橫斜曲折，歧復有歧，故莫知所向；且曉行夜宿，不淹留一日，俟分娩乃稅宅，故莫跡所居停。其心計尤周密也。女歸為父母所棄，遂偕媪撫孤，竟不再嫁。以其初涉溱洧，故旌典不及，今亦不著其氏族也。」

李慶子言：「嘗宿友人齋中，天欲曉，忽二鼠騰擲相逐，滿室如飈輪旋轉，彈丸迸躍，瓶彝疊洗，擊觸皆翻，砰鏗碎裂之聲，使

人心戒久之。一鼠躍起數尺，復墮於地，再踴再仆，乃僵。視之，七竅皆流血，莫知其故。急呼其家僮收驗器物，見柁中所晾媚藥數十丸，齧殘過半，乃悟鼠誤吞此藥，狂淫無度，牝不勝嬖而竄避，牡無所發洩，蘊熱內燔以斃也。友人出視，且駭且笑，既而悚然曰：『乃至是哉！吾知懼矣。』盡復所蓄藥於水。」夫燥烈之藥，加以鍛鍊，其力既猛，其毒亦深，吾見敗事者多矣。蓋退之疏黃，賢者不免，慶子此友，殆數不應盡，故鑒於鼠而忽悟歟？

張鷟《朝野僉載》曰：「唐青州刺史劉仁軌，以海運失船過多，除名為民，遂遼東效力。遇病，臥平壤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兵直來前頭背坐，叱之不去，須臾，城頭放箭，正中心而死。徵此兵，仁軌幾為流矢所中。」大學士溫公征烏什時為領隊大臣，方督兵攻城，渴甚，歸帳飲。適一侍衛亦來求飲，因讓茵與坐。甫拈

碗，賊突發巨炮，一鉛丸洞其胸死。使此人緩來頃刻，則必不免矣。此公自為余言，與劉仁軌事絕相似。後公征大金川，卒戰歿於木果木。知人之生死，各有其地，雖命當陣隕者，苟非其地，亦遇險而得全。然畏縮求免者，不徒多一趨避乎哉！

人物異類，狐則在人物之間；幽明異路，狐則在幽明之間；仙妖殊途，狐則在仙妖之間。故謂遇狐為怪，可；謂遇狐為常，亦可。三代以上無可考。《史記·陳涉世家》稱：「篝火作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必當時已有是怪，是以托之。「吳均《西京雜記》稱：「廣川王發爨書塚，擊傷塚中狐，後夢見老翁報冤。」是初化人形，見於漢代。張鷟《朝野僉載》稱：「唐初已來，百姓多事狐神。當時諺曰：『無狐魅，不成村。』」是至唐代乃最多。《太平廣記》載狐事十二卷，唐代居十之九，是可以證矣。諸書記載不一，其源

流始末，則劉師退先生所述為詳。蓋舊滄州南一學究與狐友，師退因介學究與相見，軀幹短小，貌如五六十人，衣冠不古不時，乃類道士。拜揖亦安詳謙謹。寒溫畢，問枉顧意。師退曰：「世與貴族相接者，傳聞異詞，其間頗有所未明。聞君豁達，不自諱，故請祛所惑。」狐笑曰：「天生萬物，各命以名。狐名狐，正如人名人耳。呼狐為狐，正如呼人為人耳，何諱之有？至我輩之中。好醜不一，亦如人類之內，良莠不齊，人不諱人之惡，狐何諱狐之惡乎？第言無隱。」師退問：「狐有別乎？」曰：「凡狐皆可以修道，而最靈者曰貔狐，此如農家讀書者少，儒家讀書者多也。」問：「貔狐生而皆靈乎？」曰：「此係乎其種類。未成道者所生，則為常狐；已成道者所生，則自能變化也。」問：「既成道矣，自必駐顏，而小說載狐，亦有翁媪，何也？」曰：「所謂成道，成人道也。其飲食男女，生老病死，亦與人同。若夫飛升霞舉，又自一事。此如千百

人中，有一二人求仕宦，其煉形服氣者，如積學以成名；其媚惑採補者，如捷徑以求售。然遊仙島，登天曹者，必煉形服氣乃能。其媚惑採補，傷害或多，往往干天律也。」問：「禁令賞罰，孰司之乎？」曰：「小賞罰統於長，其大賞罰，則地界鬼神鑒察之。苟無禁令，則往來無形，出入無跡，何事不可為乎？」問：「媚惑採補，既非正道，何不列諸禁令，必俟傷人乃治乎？」曰：「此譬諸巧誘人財，使人喜助，王法無禁也。至奪人殺人，斯論抵耳。《列仙傳》載酒家嫗，何嘗干冥誅乎？」問：「聞狐為人生子，不聞人為狐生子，何也？」微哂曰：「此不足論。蓋有所取，無所與耳。」問：「支機別贈，不憚牽牛妒乎？」又哂曰：「公太放言，殊未知其審。凡女則如季姬鄩子之故事，可自擇配，婦則既有定偶，弗敢逾防。若夫贈芍採蘭，偶然越禮，人情物理，大抵不殊，固可比例而知耳。」問：「或居人家，或居曠野，何也？」曰：「未成道者，未離乎獸，

利於遠人，非山林弗便也。已成道者，事事與人同，利於近人，非城市弗便也。其道行高者，則城市山林皆可居，如大富大貴家，其力百物皆可致，住荒村僻壤與通都大邑，一也。」師退與縱談，其大旨惟勸人學道，曰：「吾曹辛苦一二百年，始化人身，公等現是人身，功成已抵大半，而悠悠忽忽，與草木同朽，殊可惜也。」師退腹笥三藏，引與談禪，則謝曰：「佛家地位絕高，然或修持未到，一入輪迴，便迷卻本來面目，不如且求不死，為有把握。吾亦屢逢善知識，不敢見異而遷也。」師退臨別曰：「今日相逢，亦是天幸，君有一言贈我乎？」躊躇良久，曰：「三代以下，恐不好名，此為下等人言。自古聖賢，卻是心氣和平，無一毫做作。洛閩諸儒，撐眉努目，便生出如許葛藤。先生其念之。」師退慙然自失。蓋師退崖岸太峻，時或過當云。

裘文達公言，嘗聞諸石東村曰：「有驍騎校，頗讀書，喜談文義。」一夜，寓直宣武門城上乘涼，散步至麗樵之東，見二人倚堞相對語。心知為狐鬼，屏息伺之。其一舉手北指曰：「此故明首善書院，今為西洋天主堂矣。其推步星象，製作器物，實巧不可階；其教則變換佛經，而附會以儒理。吾曩往竊聽，每談至無歸宿處，輒以天主解結，故迄不能行，然觀其作事，心計亦殊黠。」其一曰：「君謂其黠，我則怪其太癡。彼奉其國王之命，航海而來，不過欲化中國為彼教，揆度事勢，寧有是理？而自利瑪竇以後，源源續至，不償其所願，終不止。不亦慎乎？」其一又曰：「豈但此輩癡，即彼建首善書院者，亦復大癡。奸黨柄國，方陰伺君子之隙，肆其詆排，而群聚清談，反予以鉤黨之題目，一網打盡，亦復何尤。且三千弟子，惟孔子則可，孟子揣不及孔子，所與講肄者，公孫丑、萬章等數人而已。洛閩諸儒，無孔子之道德，而亦招聚生徒，盈千

累萬，梟鸞並集，門戶交爭，遂釀為朋黨，而國隨以亡。東林諸儒不鑒覆轍，又驚虛名而受實禍。今憑弔遺蹤，能無責備於賢者哉！」方相對歎息，忽回顧見人，翳然而滅。東村曰：「天下趨之如鶩，而世外之狐鬼，乃竊竊不滿也。人誤耶？狐鬼誤耶？」

王西園先生，守河間時，人言：「獻縣八里莊河，夜行者多遇鬼，惟縣役馮大邦過，則鬼不敢出。有遇鬼者，或許稱馮姓名，鬼亦卻避。」先生聞之曰：「一縣役能使鬼畏，此必有故矣，密訪將懲之。」或為解曰：「本無是事，百姓造言耳。」先生曰：「縣役非一，而獨為馮大邦造言，此亦必有故矣。」仍檄拘之。大邦懼而亡去。此庚午辛未間事。去郡後數載，大邦尚未歸，今不知如何也。

里有崔某者，與豪強訟，理直而弗能伸也。不勝其憤，殆欲自戕。夜夢其父語曰：「人可欺，神則難欺；人有黨，神則無黨。人

間之屈彌甚，則地下之伸彌暢。今日之縱橫如志者，皆十年外業鏡臺前覈棘對簿者也。吾為冥府司茶，更見判司注籍矣。汝何志焉？」崔自是怨尤都泯，更不復一言。

有善訟者，一日，為人書訟牒，將羅織多人，端緒繳繞，猝不得分明。欲靜坐構思，乃戒毋通客，並妻亦避居別室。妻先與鄰子目成，家無隙所窺，伺歲餘無由一近也，至是，乃得間焉。後每構思，妻則嘈雜以亂之，必叱其避出，襲為例。鄰子乘間而來，亦襲為例，終其身不敗。歿後歲餘，妻以私孕，為怨家所訐，官鞫外遇之由，乃具吐實。官拊几喟然曰：「此生刀筆巧矣，烏知造物更巧乎？」

必不能斷之獄，不必在情理外也；愈在情理中，乃愈不能明。

門人吳生冠賢，為安定令時，余自西域從軍還，宿其署中。聞有幼

男幼女皆十六七歲，並呼冤於輿前。幼男曰：「此我童養之婦，父母亡，欲棄我別嫁。」幼女曰：「我故其胞妹，父母亡，欲占我為妻。」問其姓，猶能記；問其鄉里，則父母皆流丐，朝朝轉徙，已不記為何處人也。問同丐者，則曰：「是到此甫數日，即父母並亡，未知其始末。但聞其以兄妹稱。然小家童養媳，與夫亦例稱兄妹，無以別也。」有老吏請曰：「是事如捉影捕風，杳無實證；又不可刑求。斷合斷離，皆難保不誤。然斷離而誤，不過誤破婚姻，其失小；斷合而誤，則誤亂人倫，其失大矣。盍斷離乎！」推研再四，無可處分，竟從老吏之言。因憶姚安公官刑部時，織造海保方籍沒，官以三步軍守其宅。宅凡數百間，夜深風雪，三人堅扃外戶，同就暖於邃密寢室中，篝燈共飲。沉醉以後，偶剔燈滅，三人暗中相觸擊，因而互毆。毆至半夜，各困踣臥。至曙，則一人死焉。其二人一曰戴符，一曰七十五，傷亦深重，幸不死耳。鞫訊時並云共毆致

死，論抵無怨。至是夜昏黑之中，覺有扭者即相扭，覺有毆者即還毆，不知誰扭我誰毆我，亦不知我所扭為誰所毆為誰；其傷之重輕，與某傷為某毆，非惟二人不能知，即起死者問之，亦斷不能知也。既一命不必二抵，任官隨意指一人，無不可者。如必研訊為某人，即三木嚴求，亦不過妄供耳。竟無如之何。相持月餘，會戴符病死，藉以結案。姚安公嘗曰：「此事坐罪起釁者，亦可以成獄。然核其情詞，起釁者實不知誰。鍛鍊而求，更不如隨意指也。迄今反覆追思，究不得一推鞠法。刑官豈易為哉！」

文安王岳芳言，其鄉有女巫，能視鬼。嘗至一宦家，私語其僕婦曰：「某娘子牀前一女鬼，著慘綠衫，血漬胸臆，頸垂斷而不殊，反折其首，倒懸於背後，狀甚可怖。殆將病乎？」俄而寒熱大作，僕婦以女巫言告。具楮錢酒食送之，頃刻而痊。余嘗謂風寒暑暍，

皆可作疾，何必定有鬼為祟？一女巫曰：「風寒暑暍之疾，其起也以漸而作，其癒也以漸而減。鬼病則陡然而劇，急然而止。以此為別。歷歷不失也。」此言似亦近理。

陳石閭言，有舊家子偕數客觀劇九如樓。飲方酣，忽一客中惡仆地。方扶掖灌救，突起坐張目直視，先拊膺痛哭，責其子之冶游；次齧齒握拳，數諸客之誘引。詞色俱厲，勢若欲相搏噬。其子識是父語聲，蒲伏戰慄，殆無人色。諸客皆瑟縮潛遁，有踉蹌失足破額者。四坐莫不太息。此雍正甲寅事，石閭曾目擊之，但不肯道其姓名耳。先師阿文勤公曰：「人家不通賓客，則子弟不親士大夫，所見惟嫗婢僮奴，有何好樣？人家賓客太廣，必有淫朋匪友參雜其間，狎昵濡染，貽子弟無窮之害。」數十年來，歷歷驗所見聞，知公言真藥石也。

五軍塞王生言，有田父夜守棗林，見林外似有人影。疑為盜，密伺之。俄一人自東來問：「汝立此有何事？」其人曰：「吾就木時，某在旁竊有幸詞，銜之二十餘年矣。今渠亦被攝，吾在此待其縲紲過也。」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甲與乙有隙，甲婦弗知也。甲死，婦議嫁，乙厚幣娶焉。三朝後，共往謁兄嫂，歸而迂道至甲墓，對諸耕者、鎰者拍婦肩呼曰：「某甲識汝婦否耶？」婦恚，欲觸樹。眾方牽挽，忽旋颺颯然，塵沙眯目，則夫婦已並似失魂矣。扶回後，倏迷倏醒，竟終身不瘥。外祖家老僕張才，其至戚也，親目睹之。夫以直報怨，聖人弗禁，然已甚則聖人所不為。《素問》曰：「亢則害。」《家語》曰：「滿則覆。」乙亢極滿極矣，其及也固宜。

僧所誦《餓口經》，詞頗俚，然聞其召魂施食諸梵咒，則實佛所傳。余在烏魯木齊，偶與同人論是事，或然或否。印房官奴白六，故劇盜遣戍者也，卒然曰：「是不誣也。曩遇一大家放餓口，欲伺其匆擾取事，乃無隙可乘。伏臥高樓簷角上，俯見搖鈴誦咒時，有黑影無數，高可二三尺，或逾垣入，或由竇入，往來搖漾，凡無人處皆滿。迨撒米時，條聚條散，條前條後，如環繞攘奪，並仰接俯拾之態，亦彷彿依稀。其色如輕煙，其狀略似人形，但不辨五官四體耳。」然則鬼猶求食，不信有之乎？

後漢敦煌太守裴岑《破呼衍王碑》，在巴里坤海子上關帝祠中。屯軍耕墾，得之土中也。其事不見《後漢書》，然文句古奧，字畫渾樸，斷非後人所依托。以僻在西域，無人摹搨，石刻鋒稜猶完整。

乾隆庚寅，游擊劉存仁（此是其字，其名偶忘之矣，武進人也。）摹刻一木本，灑火藥於上，燒為斑駁，絕似古碑。二本並傳於世，賞鑒家率以舊石本為新，新木本為舊。與之辯，傲然弗信也。以同時之物，有目睹之人，而真偽顛倒尚如此，況以千百年外哉！《易》之象數，《詩》之小序，《春秋》之三傳，或親見聖人，或去古未遠，經師授受，端緒分明，宋儒曰：「漢以前人皆不知，吾以理知之也。」其類此夫。

康熙十四年，西洋貢獅，館閣前輩多有賦詠。相傳不久即逸去，其行如風，已刻絕鎖，午刻即出嘉峪關，此齊東語也。聖祖南巡，由衛河回鑾，尚以船載此獅。先外祖母曹太夫人，曾於度帆樓窗罅窺之，其身如黃犬，尾如虎而稍長，面圓如人，不似他獸之狹削，繫船頭將軍柱上，縛一豕飼之。豕在岸猶號叫，近船即噤不出聲。

及置獅前，獅俯首一嗅，已怖而死。臨解纜時，忽一震吼聲，如無數銅鈺陡然合擊。外祖家廐馬十餘，隔垣聞之，皆戰慄伏櫪下；船去移時，尚不敢動。信其為百獸王矣。獅初至，時吏部侍郎阿公禮稗，畫為當代顧、陸，曾橐筆對寫一圖，筆意精妙。舊藏博晰齋前輩家，阿公手贈其祖者也。後售於余，嘗乞一賞鑒家題簽。阿公原未署名，以元代曾有獻獅事，遂題曰《元人獅子真形圖》。晰齋曰：「少宰丹青，原不在元人下。此賞鑒未為謬也。」

乾隆庚辰，戈芥舟前輩扶乩，其仙自稱唐人張紫鸞，將訪劉長卿於瀛洲島，偕游天姥。或叩以事，書一詩曰：「身從異域來，時見瀛洲島。日落晚風涼，一雁入雲杳。」隱示鴻冥物外，不預人世之是非也。芥舟與論詩，即欣然酬答，以所游名勝《破石崖》、《天姥峰》、《廬山聯句》三篇而去。芥舟時修《獻縣誌》，因附錄志末。

其《破石崖》一篇，前為五言律詩八韻，對偶聲韻俱諧；第九韻以下，忽作鮑參軍《行路難》、李太白《蜀道難》體。唐三百年詩人無此體裁，殊不入格。其以東、冬、庚、青四韻通押，仿昌黎「此日足可惜」詩；以穿鼻聲七韻為一部例，又似稍讀古書者。蓋略涉文翰之鬼，偽托唐人也。

河城（在縣東十五里，隋樂壽縣故城也。）西村民掘地得一鏡，廣丈餘，已觸碎其半。見者人持一片去，置室中，每夕吐光。凡數家皆然。是亦王度神鏡，應月盈虧之類。但殘破之餘，尚能如此，更異耳。或疑鏡何以如此之大，余謂此必河間王宮殿中物。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中有大方鏡，廣丈餘，過之輒寫人影。」是晉代猶沿此制也。

乾隆己卯庚辰間，獻縣掘得唐張君平墓志，大中七年明經劉伸撰。字畫尚可觀，文殊鄙俚，余拓示李廉衣前輩，曰：「公謂古人事事勝今人，此非唐文耶？天下率以名相耀耳。如核其實，善筆札者必稱晉，其時亦必有極拙之字；善吟詠者必稱唐，其時亦必有極惡之詩。非晉之廝役皆義獻，唐之屠沽皆李杜也。西子東家，實為一姓；盜跖柳下，乃是同胞。豈能美則俱美，賢則俱賢耶？」賞鑒家得一宋硯，雖滑不受墨，亦寶若球圖；得一漢印，雖謬不成文，亦珍逾珠璧。問：「何所取？」曰：「取其古耳。」東坡詩曰：「嗜好與俗殊酸咸。」斯之謂歟？

交河老儒劉君琢，名璞，素謹厚，以長者稱，在余家設帳二十餘年。從兄懋園坦居，從弟東白義軒，皆其弟子也。嘗自河間歲試歸，中途遇雨，借宿民家，主人曰：「家惟有屋兩楹，尚可棲止，

然素有魅，不知狐與鬼也，君能不畏，則請解裝。」不得已宿焉。滅燭以後，承塵上轟轟震響，如怒馬奔騰，君琢起著衣冠，長揖仰祝曰：「偃蹇寒儒，偶然宿此，欲禍我耶？我非君仇；欲戲我耶？與君素不狎昵；欲逐我耶？今夜必不能行，明朝亦必不能住，何必多此擾攘耶？」俄聞承塵上似老嫗語曰：「客言殊有理，爾輩勿太造次。」聞足音橐橐然，向西北隅去，頃刻寂然矣。君琢嘗以告門人曰：「遇意外之橫逆，平心靜氣，或有解時。當時如怒詈之，未必不拋磚擲瓦。」又劉景南嘗僦一寓，遷入之夕，大為狐擾，景南訶之曰：「我自出錢租宅，汝何得鳩占鵲巢！」狐厲聲答曰：「使君先居此，我續來爭，則曲在我。我居此宅五六十年，誰不知者？君何處不可租宅，而必來共住？是恃氣相凌也，我安肯讓君？」景南次日遂移去。何勵庵先生曰：「君琢所遇之狐能為理屈，景南所遇之狐能以理屈人。」先兄晴湖曰：「屈狐易，能屈於狐難。」

道家有太陰煉形法，葬數百年，期滿則復生。此但有是說，未睹斯事。古以水銀斂者，屍不朽，則鑿然有之。董曲江曰：「凡罪應戮屍者，雖葬多年，屍不朽。呂留良焚骨時，開其棺，貌如生，刃之尚有微血。蓋鬼神留屍伏誅也。」某人（是曲江之親族，當時舉其字，今忘之矣。）時官浙江，奉檄蒞其事，親目擊之。然此類皆不為崇，其為崇者曰僵屍。僵屍有二，其一新屍未斂者，忽躍起搏人；其一久葬不腐者，變形如魑魅，夜或出遊，逢人即攫。或曰旱魃即此，莫能詳也。夫人死則形神離矣，謂神不附形，安能有知覺運動；謂神乃附形，是復生矣，何又不為人而為妖？且新死屍厥者，並其父母子女，或抱持不釋，十指抉入肌骨，使無知何以能躍，使有知何以一息纔絕，即不識其所親？是則殆有邪物憑之、戾氣惑之，而非遊魂之為變歟？袁子才前輩《新齊諧》載南昌士人行

屍夜見其友事，始而祈請，繼而感激，繼而淒戀，繼而變形搏噬。謂人之魂善而魄惡，人之魂靈而魄愚。其始來也，一靈不泯，魄附魂以行；其既去也，心事既畢，魂一散百魄滯。魂在則為人也，魂去則非其人也。世之移屍走影皆魄為之，惟有道之人，為能制魄，語亦鑿鑿有精理。然管窺之見，終疑其別有故也。

任子田言，其鄉有人夜行，月下見墓道松柏間有兩人並坐，一男子年約十六七，韶秀可愛，一婦人白髮垂項，尙僂攜杖，似七八十以上人。倚肩笑語，意若甚相悅，竊訝何物淫嫗，乃與少年狎昵。行稍近，冉冉而滅。次日詢是誰家塚，始知某早年夭折，其婦孀守五十餘年，歿而合窆於是也。《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情之至也。《禮》曰：「殷人之也，離之；周人之也，合之。善夫！」聖人通幽明之禮，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

人情，又烏知《禮》意哉？

族姪肇先言，有書生讀書僧寺，遇放箴口，見其威儀整肅，指揮號令，若可驅役鬼神。喟然曰：「冥司之敬彼教，乃逾於儒。」燈影朦朧間，一叟在旁語曰：「經綸宇宙，惟賴聖賢，彼仙佛特以神道補所不及耳。故冥司之重聖賢，在仙佛上。然所重者真聖賢，若偽聖賢則陰干天怒，罪亦在偽仙偽佛上。古風淳樸，此類差稀；四五百年来，累囚日眾，已別增一獄矣。蓋釋道之徒，不過巧陳罪福，誘人施捨，自妖黨聚徒，謀為不軌外，其偽稱我仙我佛者，千萬中無一。儒則自命聖賢者，比比皆是，民聽可惑，神理難誣，是以生擁皋比，歿沉阿鼻，以其貽害人心，為聖賢所惡故也。」書生駭愕，問：「此地府事，公何由知？」一彈指間，已無所睹矣。

甲乙有夙怨，乙日夜謀傾甲。甲知之，乃陰使其黨某，以他途入乙家。凡為乙謀，皆算無遺策；凡乙有所為，皆以甲財密助其費，費省而功倍。越一兩歲，大見信，素所倚任者皆退聽。乃乘間說乙曰：「甲昔陰調我婦，諱弗敢言，然銜之實刺骨，以力弗敵，弗敢嬰。聞君亦有仇於甲，故效犬馬於門下。所以盡心於君故，以報知遇，亦為是謀也。今有隙可抵，合圖之。」乙大喜過望，出多金使謀甲。某乃以乙金，為甲行賂，無所不曲到。井既成，偽造甲惡跡，乃證佐姓名以報乙，使具牒。比庭鞫，則事皆子虛烏有，證佐亦莫不倒戈，遂一敗塗地，坐誣論戍。憤恚甚，以昵某久，平生陰事，皆在其手，不敢再舉，竟氣結死。死時誓訴於地下，然越數十年，卒無報。論者謂難端發自乙，甲勢不兩立，乃鋌而走險，不過自救之兵，其罪不在甲。某本為甲反間，各忠其所事，於乙不為負心，亦不能甚加以罪，故鬼神弗理也。此事在康熙末年，《越絕書》載子貢謂

越王曰：「夫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危也。」豈不信哉！

里人范鴻禧，與一狐友昵，狐善飲，范亦善飲，約為兄弟，恒相對醉眠。忽久不至。一日，遇於秫田中，問：「何忽見棄？」狐掉頭曰：「親兄弟尚相殘，何有於義兄弟耶？」不顧而去。蓋范方與弟訟也。楊鐵崖《白頭吟》曰：「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與此狐所見正同。

獻縣捕役樊長，與其侶捕一劇盜。盜跳免，繫其婦於官店（捕役拷盜之所，謂官店，實是私居也）。其侶擁之調謔，婦畏箠楚，噤不敢動，惟俯首飲泣。已緩結矣，長突見之，怒曰：「誰無婦女？誰能保婦女不遭難落人手？汝敢如是，吾此刻即鳴官！」其侶懼而止。時雍正四年七月十七日戌刻也。長女嫁為農家婦，是夜為盜所

劫，已褫衣反縛，垂欲受污，亦為一盜呵而止。實在子刻，中間僅僅隔一亥刻耳。次日，長聞報，仰面視天，舌橋不能下也。

裘文達公賜第，在宣武門內石虎衢衢。文達之前，為右翼宗學。宗學之前，為吳額駙府。吳額駙之前，為前明大學士周延儒第。越年既久，又襟 閔深，故不免時有變怪，然不為人害也。廳事西小屋兩楹，曰好春軒，為文達燕見賓客地；北壁一門，又橫通小屋兩楹，僮僕夜宿其中，睡後多為魅舁出，不知是鬼是狐，故無敢下榻其中。琴師錢生獨不畏，亦竟無他異。錢面有癩風，狀極老醜，蔣春農戲曰：「是尊容更勝於鬼，鬼怖而逃耳。」一日，鍵戶外出，歸而几上得一雨纓帽，製作絕佳，新如未試，互相傳視，莫不駭笑。由此知是狐非鬼，然無敢取者。錢生曰：「老病龍鍾，多逢厭賤，自司空以外（文達公時為工部尚書。），憐念者曾不數人。我冠誠

敝，此狐哀我貧也。」欣然取著，狐亦不復攝去。其果贈錢生耶？贈錢生者又何意耶？斯真不可解矣。

嘗與杜少司寇凝臺同宿南石槽，聞兩家轎夫相語曰：「昨日怪事。我表兄朱某在海淀為人守墓，因入城未返，其妻獨宿。聞園中樹下有鬥聲，破窗紙竊窺，見二人攘臂奮擊，一老翁舉杖隔之不能止。俄相搏仆地，並現形為狐，跳踉擺撥，觸老翁亦仆，老翁蹶起，一手按一狐，呼曰：『逆子不孝，朱五嫂可助我！』朱伏不敢出，老翁頓足曰：『當訴諸土神。』恨恨而散。次夜聞滿園鈴鐺聲，似有所搜捕，覺几上瓦瓶似微動，怪而視之，瓶中小語曰：『乞勿言，當報恩。』朱怒曰：『父母恩且不肯報，何有於我！』舉瓶擲門外碑跌上，訇然而碎，即聞噉噉有聲，意其就執矣。」一轎夫曰：「門觸父母倒，是何大事？乃至為土神捕捉，殊可怖也。」凝臺顧余笑

曰：「非轎夫不能作此言。」

里有張媪，自云：「嘗為走無常，今告免矣。昔到陰府，曾問

冥吏：『事佛有益否？』吏曰：『佛只是勸人為善。為善自受福，

非佛降福也。若供養求佛降福，則廉吏尚不受賂，曾佛受賂乎？』

又問：『懺悔有益否？』吏曰：『懺悔須勇猛精進，力補前愆。今

人懺悔，只是首求免罪，又安有益耶？』」此語非巫者所肯言，似

有所受之耳。



經典古籍新編